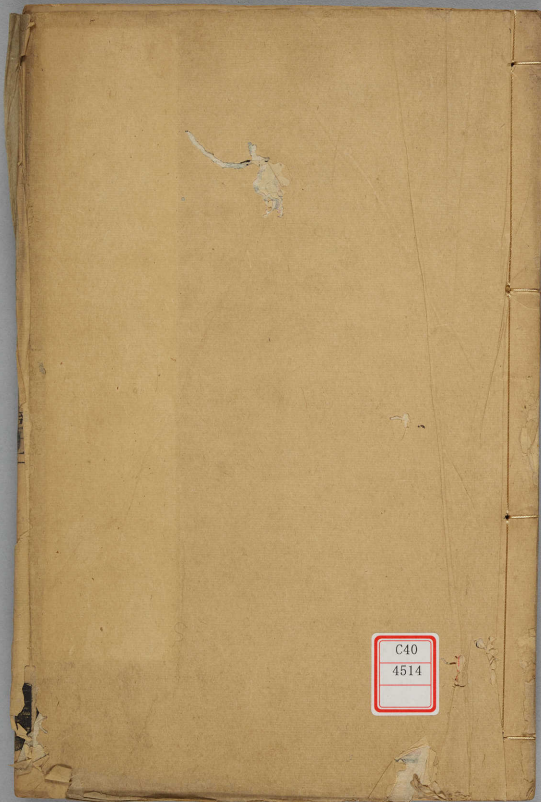




C40
4514

C40-4514



B 64853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十二

嗣法門人通奇編

讚

接引佛

東土西方本無窠臼安住其中號無量壽爲引衆生
伸出隻手誰知倒致人生積實爭似老僧攔腮劈口

出山相

六年苦行畢竟何爲打失兩眼拾却雙眉若人欲識
山中事觀着容顏應好知

文殊

文殊大智利師兒親踞地過去七佛師卽今誰弟子
輩輩大丈夫自有衝天氣

普賢

普賢師白象兒蓋色騎聲祇是伊法法頭頭全體現
拈來物物不思議

觀音

通身一個普門品何用更勞山僧題舉似諸人人不
會八萬四千棒打伊

大悲菩薩

大悲菩薩真大悲所以現出多雙手非爲圖自顯神

通只要諸人各知有

三大士

一二三四五六一一相看有面目信手拈來擬贊題
難向個中分石玉

出山大士

實印禪人請

菩薩曾有言無刹不現身入山與出山何曾有兩人
須知三十二彼此總同倫但肯回光看實印本無文
達磨渡江

聞道單傳直指風自家不識復何宗祇爲渡江乘一
篙至今人錯道神通

權將一蓑作扁舟爲渡長江逞浪流落賺世間人眼裡到今傳寫不能休

達磨

石簣陶公詩

教外傳來有甚奇特自尚不識贊何可及雖然雖然以筆點云若更不識直待嘗來問取彌勒

又

金如居士詩

梁王殿上道不識少室峰前唯面壁正當恁麼時兩頭俱不涉試問王居士畢竟是何物咄切莫眼中着屑

高峰禪師

憨石禪人請

頭髮蓬鬆面貌側令人只見半邊鼻不知那半邊他自識不識憨石憨石莫顛顛自伸自手摸始得咄

玉芝禪師

碧印上人請

當頭一掌永絕伎倆跳出圈纘天下榜樣師子將兒絕後隨一任橫行於海上

抱璞師摹禹門和尚真懇師云求師兄寫得七
八句師云一句也沒有云就將一句沒有爲題
師乃書云

老和尚沒窠臼讚莫及罵奚醜所以不肖兒一句也沒有

復寫七八句

藹藹株松堆堆塊石端坐蒲團人天莫測爾我皆承
嗣豈堪爲法則那個男兒不丈夫阿誰賴者禿老賊
咄

又洞如禪人請

者個老和尚端然無況比豈爲默無言要人自薦取
急着眼睛看便契面壁肯且道是阿誰是我本師矣
雲棲和尚

涵炤禪人請

無端啓口錯念佛連累兒孫信不及縱然道個蕨蕨
蕨豎起拳頭向汝說也是借手行拳未免掉棒打月

涵炤禪人無干涉

雲門湛和尚

湛然湛然講經說禪誰知此老初未嘗言欲識真實
面目儼然

三際法師

二邊三際都不見突出從前本來面不將者個麼衆
生是則名爲真瞎漢

靈鑑法師

此老法師曾與相會但不相識似乎口訥爲人朴實
不敢贊得不敢毀得珍重伊徒但恁麼供養始得

題萬行禪人像千如諸居士請

儒家削髮爲僧相描坐蒲團作榜樣到底終須撒手
行那容心意有餘尚

題錢元冲公子像

天壽與老死都來夢裡身若然惺得夢始悟本來人

題冶堂孫居士像

本分本來豈從造化而成非俗非僧亦因假飾以立
一念不生全體現腳踏芒鞋頭頂笠獨行獨步迥堂
堂自在自繇唯自適咄盡力跳不出

題抱嬰李居士像

從來千聖不知名何必需吾污其上未嘗讀書不識
字豈敢與人加伎倆絕伎倆滿目不知是何狀

題聖緣唐居士像

請居士自珍重莫捨凡緣取聖緣取捨之情生死本
情無取捨獨超然咄

德公祁居士乞題尊翁夷度居士尊堂王氏像

一陰一陽化育無窮惟惺惺者不任其中

自題

自家面目自家題自家意思自家知自家書在自頭
上不知人道我何爲

又

高山流水長松下倒茗吹爐誰不樂默想世間人罕
知唯有青天紅日爍

破山明請

不識好惡不分皂白人若問着當頭便楔無法與人
那來剌迹如是爲人何有知識且道阿誰密雲老賊
費隱容請

描不成兮畫不就贊何益兮毀何及從來千聖不能
識一切時人妄名測一條白棒唯直指所以千古爲
標格

朝宗忍請

要我寫兩句誰知一字無有眼解睜視有口却盧都
手握骨律棒問着打頭顱爲甚如此千峰勢到嶽邊
止萬派聲歸海上除

萬如微請

者個阿猷不辨非是拈條白棒不分彼此恁麼爲人
惡聲滿地萬如萬如描他怎底一火焚之免及相累
木陳忞請

者個阿猷真阿猷一味一生自勉強據個單傳直指
人徹骨徹髓一條棒天下那有這等善知識不顧諸

方嫌與謗咄

石奇雲請

咄哉老癡不識是非但來問者一味打之無物可似分付石奇

牧雲門請

者老漢只可看不可判拈條棒子當頭打一一鼻頭穿一貫正眼從來廊頂門歷歷綿綿續不亂

林野奇請

咄哉者禿有眼如盲有口若啞手拈條棒問着便打不知落處問取林野

禹門大眾請

咄哉者禿漢處處沒留戀只者也須送火中免占禹門禪院

佛音智請

教我贊也不贊他人罵也不罵別人若謂是吾像一人那有兩個樣若謂是吾真一人那有兩個真縱然像又像真又真佛音佛音於汝分上了不相親一任持去示天下人

其侍者請

者老和尚爲人倔彊佛來不饒祖來不讓有人問着

當頭便棒鑊湯爐炭任縱橫天上人間作榜樣

還源禪人請

者老禿不說禪與道不說玄與妙人問未開口棒頭已先到只解如此爲人那管諸方取笑

洞如禪人請

自像旁附

我也坐你也坐默默然無話墮兩道眉毛眼上橫一個鼻子下頭大

恒證禪人請

自像自題無一可宜任汝持去切莫依稀

清庵禪人請

認着卽觸不認則背不涉兩關請看精彩清庵清庵還會不會咄一火焚之試看自在

友慈禪人請

描不成畫不像描者畫者正似盲人摸象不若一火焚之反手自摸底模樣

白山布禪人請

有眼瞎睡不見高低拈條瞎棒一味打之切莫道密雲彌布一雨普滋

無爲禪人請

莫謂無爲云是道無爲猶隔一重關把火焚吾之影

像特露無爲之本顏

元真禪人請

咄哉粗僧一味打人緣何如此據本元真

啓侍者歸省毋乞題

葉落歸根如子得毋來時無口汝還恁否

道生禪人請

者漢貧無遮蓋故惹人來描繪問着白棒打人此外更無別會

本一禪人請

咄哉無知老秃爲人毫無委曲單拈白棒一條示人

本來面目

會心禪人請

者個模樣像我不像你認着我迷却汝若要了生死盡未來際無時已

定水禪人請

描之畫之於汝於吾俱無所着欲得現前不如燒却

禪人請

描我像乞我題自題自無餘辭汝若會不用伊試問汝知不知

君伯張居士請

我像爾像初無二樣心不負人是真供養

仲華李居士請

咄哉猷僧了無可取罵之則辱贊之則譽不辱不譽
急着眼覷擬議之間敲骨取髓分付李居士如是猷
僧不如送在火裡

金如王居士請

居士寫我像乞我還自題毀且尚不肯贊亦豈相宜
言語道已斷心行亦無爲故拈一條棒當頭直指伊
淳甫程居士請

咄哉村僧覷面無情一條白棒打人自惺

敬橋張居士請

朝朝禮拜夜夜燒香正當日中影短形長忽若會得
覷體全彰

清白黃居士請

咄哉癡漢隨人請贊只解順情不顧汚面幾點黑墨
戴頭上非髮非眉底模樣咄

明道崔居士請

自題自不知恥自贊自沒理致爭如兀兀任人看少
室九年又何異

冶堂孫居士請

可憐者個癡和尚不見人我是非相故據條棒直指
人問來一味當頭杖孫居士高着眼面上無瞋真供
養將此深心奉塵刹滿目看時誰異樣

定甫萬居士請

者老癡子不願上堂豈肯上紙君不見龐居士不與
萬法以爲侶馬大師一口吸盡西江水

介子黃居士請

咄哉者禿素沒私情拈條白棒打人自惺珍重黃居
士切莫認伊作眼睛

昇宇柳居士請

法名通中

要了生死端在已躬一念迴光覲面相逢恁麼會得
可名通中始知自錯描我真容

爾保程居士請

咄哉禿漢了不可則似行非行似立非立一條拄杖
隨身擬問驀頭便楔爾保居士若會得都來與汝無
干涉

鳳階謝居士請

嗟見時人自不薦問着攔腮與劈臉恁麼爲人是阿
誰問道通玄個老漢

葉道婆請

者個歎漢毫沒思筭人若問着攔腮劈面一味令人恨徹深盡未來際忘移喚

佛事

彌勒佛像成衆請開光師至座前以拄杖指云大衆者老漢已開平等眼光普視諸人了也諸人還識普視的意麼若識得便知古人道彌勒真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若不識老僧爲諸人一時點出遂以拄杖打散

施主塑帝馱菩薩入山請師說法有僧作禮師便打乃云帝馱功德叵思議覲面令人念不生渾身化作降魔杵永護正法鎮長行

西澗新橋成師引衆發步有僧請說法師云過那邊爲汝說過了復云過者邊來乃云者邊過那邊那邊過者邊兩邊曾不住中流亦不停正當恁麼時如何把手勸君行不得惟人自肯乃方親

掛板師托板云叢林號令佛祖錯鎚今朝懸向堂前輕輕擊着直令人人頓斷命根雖然如是更有一人且道具何面目高着眼始得

爲通亮起龕以拄杖擊云通亮通亮曾對我呈伎倆卽今恐汝忘之助汝三下拄杖復擊三下云直須信

脚而行莫管人間天上乃轉身卓拄杖引之而出
爲豁然師煨骨以火炬指骨云縱然皮膚脫盡白骨
也須火鍛惟我師弟豁然却具者般體段復以火炬
打圓相云大衆會麼攬下云看

爲亡僧起龕以拄杖卓龕云來無一物去何處礙信
脚便行管取自在復卓三下轉身引之而出

爲亡僧舉火舉起火炬云光焰焰淨裸裸南北東西
無可不可復打圓相云會則徧界分身不會與你把
火

爲守元師入塔以杖指塔云盡十方世界是個無縫

塔復敲塔門云且道者一縫作麼合煞以手舉靈骨
送入云請師兄塞却

爲法天舉火云生來死去在其中南北東西無處躲
法天天還知落處麼若也未知助你一把火乃擲
火炬云管教觸處光生

爲迴泉講主起龕以拄杖卓龕云迴泉師迴泉師來
無所從去無所之末後一着脫體無依復卓云迴泉
師迴泉師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復卓一卓拽拄
杖引之而出

舉火云隔牆見肉便知是牛隔山見烟已知是火而

今對衆相舉且道是個甚麼真實告報諸人切莫當面蹉過遂擲下火炬

爲景西起龕以拄杖卓龕三下云景西景西葉落歸根仰手覆手木馬翻身泥牛解走復卓三下引之而出

爲亡僧舉火拈炬云般若大智如大火聚舉示諸人急着眼覷攬下炬撫掌云還見麼

爲乘白舉火舉起火炬云乘白燒化密雲舉火呈示大衆無可話墮攬火炬云雖然如是直令徹骨透光明十方世界無處躲

爲通載殮棺舉杖卓柩三下云通載通載也不管你修行歲長出家日短祇要汝自不昧所以玄沙和尚云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既是觸目菩提定非生死出入之相旣非生死出入之相不惟能向棺木裡瞪眼管取十方自繇自在正如達磨大師葬於熊耳山前却解移隻履西去雖然如是丈夫自有冲天志莫向他人行處行復卓拄杖三下云切須記取

爲青州佛實舉火云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實禪人還知麼若知出處便解當處出生隨處滅盡不見有生死去來之相從來寸步未嘗移那涉山

東與山西若猶未知攬火炬云老僧助汝一把火炤徹面門離處所

爲覺臺下火以火炬指云覺臺覺臺老僧直指汝火不能燒水不能溺棒不能傷刀不能斷汝還信麼若信不及老僧助汝一把火令汝迴光自看便見刀下棒下水裡火裡皆是汝全身之地遊戲之場所以道鑊湯爐炭橫行劍樹刀山直上我儂聞說忻然默漢攢眉惆悵遂攬下火炬

爲超聞下火以火炬指云超聞超聞千做萬做不離者個我今助汝一把火令汝覷面相見南北東西信

脚行天堂地獄如梭過攬下火炬

爲無拘發龕以拄杖卓龕云無拘無拘生死俱虛自領而去頓證無餘

爲行修起龕以杖打頭云行修行修莫任莫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但恁麼領去管教自在自繇

爲了明舉火以火炬指云了明了明何不了明却要老僧舉火燎汝面門然則老僧旣滿汝願遂汝心乃攬火炬云汝當於此火光三昧證全身盡未來際無盡燈

爲正聞化主下火舉火炬云生時爲衆竭力死却要

老僧燒全體光明自圓炤十方佛國任逍遙

爲佛音上座舉火云佛音佛音個個皆吟所以道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我今更助一把火保汝光中恣饒舌盡未來際嘗宣明

爲弘濟舉火以火炬指云弘濟弘濟本分一着無生死相豈屬久修初學只貴大丈夫當頭領畧我今助汝把火令汝烈焰光中全體現任運騰騰嘗自樂爲無疆濶下火以火炬指云行濶行濶當據自得初無疆畔豈間南北雖然我今更助一把火令汝獨步大方在處充塞

爲玄素發龕云玄素玄素不若自悟任汝縱橫復擊云莫行別路

爲下院王涵炤舉火秉火炬云你炤我我炤你彼彼相炤爲嘗任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嘗任若於事上觀卽疾不然向意根下卜度則不相應也遂攬下炬云還會麼但能火裡現全身普與法界同一夥無滅無生無去來靈山一會豈有墮

爲行旨起龕以拄杖打頭云行旨行旨老僧爲汝直指莫認一切處爲止自脫一切生死遂轉身

雜著

題華嚴經

本梵禪人詩

汝寫底是赤我寫底是黑且如黑赤已前是個甚麼
本梵禪人若覩得透見得徹不唯八十一卷華嚴經
乃至一大藏教皆是錯下名言妄生分別

題曰睿程君小像

夫題者名之也名者名其形也名其形者形不能形
也形不能形者其形虛也況其名哉矧曰小像又曰
影像皆非本質之謂也若夫題其影而不題其本可
謂影之猶影轉轉逐末而莫之反余不能影上生題
而復題其形形也者於父母生之也且夫未出母胎

男也女也俱弗得而知弗得而知者名弗得而立也
若反至夫父母未孕之前又何狀哉君若向父母未
孕之先狀其像來余亦向父母未孕之先爲君題

題驥超祁居士醒庵後

驥超居士自題醒庵蓋爲午睡計也當見正睡着時
無夢無想王在甚麼處爲醒庵則自不生動靜等見
故曰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若見有動靜等相者正於
主外作夢想也

先覺宗乘序

辛未春海昌黎眉居士訪予姑蘇北禪寺出所刻從

上在家大老得單傳直指之旨者目曰先覺宗乘以序首命予予以生平不善文字力辭之復移書更索予不得已因翫先覺宗乘四字已爲萬世不易之定論千載不摹之弘規何也先哲不云乎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但先覺雖覺後覺後覺若不覺安知先覺之覺趣故茲刻也其因自覺而感先覺所謂後覺效先覺者也旣因先覺以自覺復將斯覺以覺後覺之覺是則自覺覺他覺覺相承如燈燃燈燈燈續燄豈不謂千載不摹之弘規歟雖然寒則知寒熱則知熱饑則知饑飽則知飽尿來便撒尿急便屙阿

誰不覺而待覺耶正值不寒不熱不饑不飽無尿無尿時還覺也無若向者裡開隻眼便見山僧一條棒棒棒俾人徹骨徹髓其或未然更看血淋淋

五家語錄序

五家語者自達磨西來至六傳再四世法徧中華禪備衆體機語不一無心而分自成五家故謂瀉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然機用雖似五家無非直指之旨黎眉居士刻茲語錄可謂承上啓下先後包含闕是語者可盡五家差別之元以明自己差別之智總歸當人本地風光全機大用出於文字之表則誰見有

五家兒孫空王佛田庫奴以至狐狼野干到來總與三十棒爲甚如此者裡放過卽不可

教外別傳序

老僧嚮讀大慧語見拈水潦和尚因緣謂潦纔舉揚便賣弄者一踏云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不休渠又何曾有峰巒疊翠澗水潺湲岸柳含烟庭花笑日鶯啼喬木蝶舞芳叢底說話來古今洪詞便利無過此老看他恁麼舉示則不專在言句尖新唯貴提其至要而已云何至要不見他室中問僧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便道是

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者四個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云有大慧云劄僧擬議大慧便喝出遵璞聞之忽然脫去從前惡知惡解遂成個灑灑地衲僧又鼎需入室大慧問云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當恁麼時如何需擬對大慧以竹篦打三下需忽大悟又大悲開長老入室大慧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閑云扶不起大慧云扶不起是什麼人速道速道閑擬對大慧便打忽然大悟可見棒喝急切要密開人正眼脫人情解無過此也所以老僧生平不解打之遶唯以條棒一味從頭棒將去直

要人向棒頭拂着處豁開正眼徹見自家境界不從他得迥出教內教外名言則方知黎眉居士所集從上佛祖機語決定不是文字方能撩起便行羅籠不住呼喚不回直饒如是只堪自了若論戰也各各力在轉處不滯玄妙理致一味活捉生擒同上全提本分一着超佛越祖獨脫單行縱奪自繇殺活自在能治一切名言不坐死地不瞞人眼方堪利己利人其或未然且向者冊子上東觀西觀忽然覷着却來老僧手裡請棒喫既是覷着因甚却要喫棒還有繇素得麼若繇素不出且莫輕擬棒喝着

宗門崇行錄序

興超祁居士請

宗門崇行錄者蓋據從上大徹大悟大休大歇真踐實履大人之行也正不比夫今時未徹法底源不知休歇而搖尾乞憐欲狐假虎威靡所不至難可勝言以至謀處所妄作師範致其傍觀輕視竟不思古人謂干犯名分汚辱宗教伏願後之有志欲繼先宗續佛慧命者莫效此等流必期徹證真踐直待龍天推出自然果熟香飄某若狂言定招拔舌犁耕是爲序行狀

法孫山陰王 谷撰

撰述
師諦圓悟號密雲俗姓蔣氏嘗之宜興人也甫離襁
抱氣度莊凝不妄言動終日兀坐儼若思六歲入鄉
較不甚受讀惟好作大書八歲興世相無嘗之感恒
誦佛號稍長事耕穫偶得六祖壇經時釋鋤而觀之
始知宗門向上事一日過山徑忽見積薪恍然有省
於是骨攝心意令昭昭然終日如是年二十九安置
家室父職率禮幻有傳和尚今諸方所稱龍池者也
師事龍池躬任衆務備嘗勞苦而不廢叅究但覺心
境對立與古人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語不能契合因
請益於龍池龍池云汝若到這田地便乃放身倒臥

更無別語後屢請益惟遭罵詈師慚悶交感以致危
疾二七日方蘇遂稟龍池掩關一日龍池過關前話
及有心無心之旨龍池云汝既有心把將心來師呈
偈云自心本自心心不自心心不非自心心心卽
自心龍池云心不自心心非心有無既非無自心
耶師復呈偈云心心卽自心有無皆自心有無皆自
心無心無自心龍池云今日張渚買兩把青菜來無
個大蘿蔔頭師云某在關房不知謝和尚三拜龍池
云終未大悟在掩關千日時與龍池往復諮酬當機
弗讓而龍池卒未之許也師亦自以爲恍惚未得安

穩一日過銅棺山豁然大悟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
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又密舉前所會因緣宛爾不
同時年三十有八矣先是龍池入都門命師監院務
至是師偕昆季北上省龍池龍池問老僧別汝等三
年汝等有新會處麼師卽出云有龍池云有甚麼新
會處師云一人有慶萬民樂業龍池云汝又作麼生
師卽問訊云某甲得得來省覲和尚龍池云念子遠
來放汝三十棒師便出一晚同衆入室龍池云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汝作麼生會師便出龍池云此子如
傷弓之鳥見弓影便行一早在室中與龍池語話出

喫粥次衆問說什麼話師便翻倒飯桌又一日侍立
次龍池云忽有人問汝如何祇對師豎拳龍池亦豎
拳云老僧不曉得這是甚麼意思師云莫道和尚不
曉得三世諸佛也不曉得龍池云汝又作麼生師便
喝龍池云三喝四喝後又如何師卽連喝退身龍池
云宛有古人之作師復喝又值中秋呈偈云爲愛中
秋夜月精與人同樂稱人情萬億州都皆普炤一人
舉首一輪明龍池云不多不少復書一紙云檀越送
得月餅兩個師徒侍者五人一個分作四分剩底付
與老僧師掇一個便行一日龍池索師行實師錄呈

龍池閱竟云已有半部語錄師接而火之又一日龍池囑師南還師因爲兩浙遊經會稽陶石簣太史延居護生庵龍池歸禹門召師還問云汝數年來曾見甚麼人師頓足復以手拍膝而出龍池云在外數年一些氣息也無師云和尚疑卽別叅一日龍池陞座召師前舉拂問諸方還有者個麼師震威一喝龍池云好一喝師連喝歸位龍池顧云再喝一喝看師卽出法堂龍池下座師隨入方丈作禮云某甲適來觸忤和尚便出龍池卽安師西堂位次一日龍池搥鼓集衆上堂付師衣拂師因辭龍池詰之師云直待和

尚天年某甲守塔三載然後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耳又一夕龍池召師及報恩修禪師入室云老僧昨夜起來走一回把柄都在手裡汝等爲我扶持佛法師便出復呈偈云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龍池目之大笑師亦接而火之龍池示寂師棲于柩側三易寒暑萬曆丁巳衆請開法于禹門時儕輩易視之一聞舉揚莫不屈服旣而登匡廬度夏於袁之泗州寺有僧自天台跡師至袁爲萬年諸山請師住通玄寺師初欲投閒又念付託之重幡然就之師至通玄相依衲子

十數輩多正因之士師寅夕煅煉有開發者天啓甲子鹽官蔡君子穀請師王金粟山廣慧寺衆滿三千指是時宗風大振學徒踵至遂滿七百有奇而超然神駿不可控抑者多出于席下矣崇禎庚午赴閩川黃檗之請辛未王阿育王寺旣而寧波司理黃公端伯邑侯王公章暨諸紳士請王天童寺而鹽官諸紳士請再王金粟兩郡交迎師決于衆衆譁然欲天童也師遂赴天童是時龍象雲集又倍於金粟矣師嗣龍池于臨濟爲三十世接人無論初機積學惟據令而行故席下英人傑士往往脫穎而去至于吳越閩

楚名公鉅儒慕師宗風或晨夕隨侍或尺素相通或邂逅咨請得師激發無不虛往而實歸宗藩勲戚仰師德者懷香叅扣而齊魯燕趙及殊方異域之士亦憧憧不絕也師王法二十有五年以本分接人終始不易間有執杜撰之解起而相角者師一一究詰以明厥旨門人中有付拂者早離師席未盡其妙于本分外別生枝節師諄諄誨之不聽則出關書判說且欲擯之不以受囑而少假又其徒着五宗教師出關妄救畧說後有人求師勿行師不許若士大夫意見不同齟齬其間師不爲勢位而遷就有形于文字者

師亦往復折之不少憚蓋師用本分鉗鏈學者難以湊泊而道理知解之言穿鑿奇巧之說易于惑人受其惑者往往至于失正知見師爲此懼不顧嫌怨而披駁之以故有勸師弗較者師不聽曰存吾說于此以俟天下後世之明眼人耳然而屢經闢揚厥旨亦大暢疑者終信叛者終服忌且謗者亦終悅且悔單傳直指之宗固不待身後而彰明較著于天下矣師尋嘗誨人俱勉以古德風規法門大體而師亦見諸躬行罔有缺失室中不畜長物衣孟稍潤卽散于衆或估唱易金以供之師所住道場義當爲者不憚煩

費每罄所有以佐之師在金粟多建置百廢具舉天童爲禪宗五山之一祖師代起規模宏大而法席久虛隣于瓦礫灰燼師念處其地當任其責數年締造自殿閣堂寮以至庖廊園澤之屬罔不鼎新不但復舊觀而已山中祖塔三十有餘多侵毀者皆清覈而修葺之師之盡力于院事如此然意所不可卽徒步出山聽其所之不少顧戀師事龍池惟謹一言動必遵之服勤不啻廝養龍池寂後師得時物必薦之龍池几榻不假雕飾師住處凡制器皆朴質無華美者師體幹雄傑人望而心折武原朱君上申初聞師名

未之信一夕夢人持巨幅展示見僧相挺特類古應
眞其人曰此宋慈受深禪師像也甫瞻禮而覺翌日
過坊間見袈像與夢中所見同讀其讚始知爲師像
也上申異之于衆信中皈向尤篤繇此觀之師豈偶
然者哉師或因事出山當道及鄉紳士必得師復返
而後已所過之處四衆喧闐街衢爲之不通至登塔
受禮不得舉七而去師七十誕辰來祝者肩摩袂接
寺不能容多溢處于山谷間辛巳師有退居之志曳
杖出山卒歲于山陰祁氏之密園壬午正月至天台
通玄寺遂止而休焉先是戚畹田公入天童爲皇貴

妃田氏賞紫衣請師說法田公旣親炙師皈向甚虔
至陪京禮報恩寺知寺爲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孝思所係疏請新之舉師荷其事得
俞旨田公展人迎師師固辭至是田公再疏舉師復
展人迎陪京諸士大夫亦以書速師之行師述退居
之志以謝之有自幸居山正足修持以報國恩之語
而師厭世之意亦露于此矣七月四之日師示微疾
然起居如平時五之日猶答問道書六之日猶答僧
問七之日午時師上匡床坐片晷泊然而寂壽七十

有七臘四十有七卜塔于天童之南山師付法弟子
爲五峰學公漢月藏公破山明公費隱容公石車乘
公朝宗恣公萬如微公木陳恣公石奇雲公牧雲門
公浮石賢公林野奇公十有二人而嗣法孫以及曾
玄更僕未易數也師法語迅捷不留朕迹如佛果應
庵二祖而披駁諸書雲興瓶瀉不可止禦間形之偈
頌天然卓絕師自謂少未覩圖史不閑于詞然而直
從胸襟中流出固無藉于靡靡也師工于書得晉人
筆意人獲手蹟競寶惜之而師亦不以此見長門人
編師語錄若干卷別哀師闢妄七書後錄三錄據評

說辨天說判語復徐一我居士書判朝宗說八種爲
直說若干卷并師所著闢妄救畧說若干卷俱盛行
于世侍者昌公書來囑谷以掇集之事谷不敢當谷
入山莫師衆亦以爲言乃不能辭然師耆德偉望爲
天下大宗匠嘉言懿行非毫楮可整敬稽首述其槩
以俟大手筆爲師著塔銘庶有所考云爾
全身塔銘

四明弟子徐之垣譔

吾郡天童開山晉義興間歷唐宋入我
國朝盛衰興廢幾經劫灰矣乃有鐵漢學道攝折兼

施金鏡慶人緇白全集以無爲宗建無縫塔以無漏
義化有漏因用使丹艘舳輪輪奐赫艷此惟骨僧堪
住骨山而寶坊嬾於寶所則密雲大師揮魯陽之戈
而崦嵫中佛日載麗普炤大千蓋大雄氏的的龍象
也師名圓悟號密雲陽羨蔣氏子父曦母潘氏師生
而淵穆兀坐終日八歲好誦佛號切世相無嘗之想
年二十餘見堆柴突露面前有省三十安置室家若
釋重負志已堅荷法擔矣時幻有傳和尚弘道於龍
池師荷橐從之操作良苦二六時多所述悶亦復多
所叅究三十三歲祝髮披方袍住本刹依龍池數載

偶歸道經銅棺豁然大徹而瓢笠所遇若居士開土
機鋒相觸殺活縱奪提唱都成津梁而爐鞴於龍池
者自記萌後叅之燕都重叅之龍池最後有分明賞
罰之偈自此紺目一瞬若震雷霆龍池早付衣拂弘
開法幢迺智過於師倘所稱烜赫兒孫翻轉面皮者
耶狀師者曰六坐道場祇以一棒接人如大火聚觸
着便燒如太阿劒血不濡縷如金翅鳥劈海直取龍
吞使學人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等妙二覺曝腮龍門
六坐道場蓋指禹門通玄金粟黃檗育王天童也他
若會稽之護生宜興之法藏海鹽之天寧候官之西

禪杭之報國鳳林蘇之聖恩北禪飛錫住錫劒挂眉
毛全字半字蓮含舌本而未至天童則金粟之廣慧
實先之寺爲吳赤烏中僧會所建迨師至道風遠扇
灌輸如流精藍柰苑頓改舊觀嘗應高麗僧曇晦之
請舉今晚不答話因緣有云這僧未免向未跨船舷
時新羅國裡躲根老僧恁麼批判衆中莫有爲德山
作主者出來與老僧拄杖子相見無則老僧作一場
獨弄去也似此高登猊座眼目天人其孰能與於斯
哉初父蔣翁考終語師和尚度我師曰父子上山各
自努力清漳王東里居士讀法語至若汗淋淋時是

乾爆爆時如何若乾爆爆時是汗淋淋時如何不覺
身心踴躍此可窺師之徹底婆心說法通玄寺舉開
山第一代韶國師偈法眼謂卽此一偈堪起吾宗殊
不知滅汝宗者卽此一偈不見道毘婆尸佛早留心
直至而今不得妙其赴黃檗請也至三門以拄杖指
曰昔日遠祖斷際從此出今日不肖兒孫從此入雖
然出入不同要且同爲標格其示衆曰當頭一着坐
斷要津纔然側耳喪却家珍從來佛法不順人情斯
又肅然和尚家風臨濟所云赤稍鯉魚不被人家養
甕裡淹殺者耶其全提正令不少假借又類若此至

先赴阿育王後入天童山而演唱真乘肆啓傑構也
始則黃元公司李繼則王園長海憲顧瑞屏宗伯爲
大護法吾兩郡諸大老飲耨池味佩伽陀丸者共金
湯之而弟子垣亦與焉先是寺圯于萬曆丁亥之水
鞠而荆棘師愴然新而拓之萬戶千門翔雲蕩日度
非金錢億萬未易告落而任運莊嚴以無爲行之首
尾十又一年而報十方佛供十方僧者靡一不備瞻
禮者詫以爲神雙融空色咸提宗趣又孰得訾爲有
漏之因悖於尸羅妙躅耶師答黃書有云門下祇解
撞倒鐵山不解扶起苟扶起不妨信脚行信手揮信

口道乃至東倒西搥無非這座鐵山更有何物作礙
又端午上堂豎起兩拳云只將這兩個大糗子供養
大眾一任橫咬豎咬忽然咬着自家底直得人人飽
足免得窮厮煎餓厮炒爲甚如此到底輪却自家寶
又云老僧終日趕大眾挑磚搬瓦運土擡石見你們
稍遲縮不喊便罵汝諸人還知老漢爲人處麼三生
六十劫答都中僧唱作喝會棒作棒會入地獄如箭
射云千句萬句皆從自了自己不了喫棒不了凡此
固然一刀血濺楚天以至玄要炤用一切臨時賓主
料揀縱橫自在猶是剩義所爲揮戈提斨噬之日普

炤大千者太白山不殊獅子窟矣廼世所疑信半者
師不喜一心字爲方寸禪痛下針錐議者遂謂王張
身見師不云乎今銅棺山頂情與無情煥然等現十
方世界悉是遮那佛身拘留孫見身無實維摩詰觀
身實相各下註脚祇道得一半身外無餘之旨豈諸
方半生半滅半不生滅者所能勘破此可劈疑網者
一師讀壽昌語沾嘗曹洞水似酪涼心入堂告衆曰
此老正如鼯鼠飲河豈知大鵬劈海待老僧劈脊一
棒使伊和心嘔出然後更與一棒遂謂師偏舉臨濟
抹殺曹洞師不云乎譬如一家兩子五孫支庶繁衍

致門戶啓訟端解紛者曰汝等支分派別其初原只
一人則當下爭息矣如南嶽青原兩頌掀翻舊案各
有旨要亦何嘗是南嶽非青原而諸方以此爲口實
耶此可劈疑網者二師又云黃檗打臨濟破夏來何
不終夏去雲庵罵堯率吐血禿丁脫空妄語悟後切
劖古人往往有之但今時習氣聞阿難不知迦葉則
怒聞巖頭不肯德山則喜我見崢嶸離地求起是後
生過非老僧咎抑嘗稱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卽
如來又嘗稱勿輕未悟回機本得乃知師努力正是
低眉也此可劈疑網者三今觀師所行語錄闢妄諸

錄據評說辯天說判語直說闢妄救畧說其於向上最後之旨法筵梵袂灌頂薰心而其後岐者一叛者皈當世津梁大總持微師誰屬焉武原朱上申聞師名未信夕夢人持巨幅展示見僧相挺特類古應真其人曰此宋慈受深禪師像也翌日見像與夢中同讀其讚知爲師像繇是觀之師豈偶現比丘身哉之垣最服膺於師者師名聞

天子崇禎十四年

俞旨住金陵大報恩寺終以老疾遜謝且援道信大師芙蓉道楷爲辭此其高風孤峻誠非近時名振叢

林身望世網者可攀至岩巖天半之名山畢力經營累時經歲飛樓湧殿炤壑蟠崖豈無十笏退居地而垂老投襪柳樑橫肩浩然不顧竟終於通玄澗肅林寒之頂始終南嶽一樵夫耳師示有云中書堂事誰知道六祖元來是古樵乘如而來乘如而往解脫門中一絲不挂置般若位中必無退轉耳師生於嘉靖丙寅十一月十六日示寂於崇禎壬午七月初七日春秋七十有七夏臘四十有五門弟子自天台迎龕歸太白塔於寺之南山幻智庵之右隴師開堂既久嗣法弟子如五峰學公漢月藏公破山明公費隱容

金石車乘公朝宗忍公萬如微公本陳恣公石奇雲
公牧雲門公浮石賢公林野奇公十有二人皆分化
四方爲緇素所仰望者而剃度弟子通壽通鏡通辦
三百餘人等并嗣法曾玄更僕未易數也且吳越閩
楚間名公鉅儒宗藩勲戚有慕師宗風者或捫衣問
道而親見指歸或諦信投誠而弘護無數共若干人
不能悉載之垣謏劣下根當進步既乏精勤叅話頭
復鮮直截妄欲以儒語譚禪觀譬如甕中何能見日
第據門弟子所撰行狀中據其一二明白易曉者約
畧勒之玄扃以示末法儀的其於實諦圓音尚未夢

見在敢云子厚之銘大鑑香山之銘炤公耶

銘曰廣大妙湛實惟大雄有象設教無言標宗臨濟
一棒不闢塵埃無句之句啓瞶擊蒙我師嗣法總持
普同孤燈獨炳萬象撒零熱腸冷喝大衆耳聾微言
不漏普說尤工雨花點石其三必公金鷄香象造極
登峰道德彌峻皈依益崇如日經天師當其中如水
行地師障其東卓錫爰止大白龍從肇馭娑殿開忉
憫宮金航粟輦萬國雲從甚深法力伊尸其功是老
船師克濟洞泮是大醫王克起疲癯名聞
天晨命王鎬豐師辭懶殘針陽墮空辟榮紫欄歸于

舊叢孤筇絕巘嶺嵐澗楓雙樹夜壑鬱鬱葱蔥僧臘
有盡佛日長紅爰迴靈蹟天賜之童紹多耆宿共扇
玄風童者匪始耆者匪終循環萬古華葉無窮宵聞
塗毒其聲逢逢儼焉一會靈山在瞳不昧斯語視石
所鑿

崇禎甲申歲季春吉日

遺衣金粟塔銘

并序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烏程唐世濟譔
欽召掌計吏科都給事中武原吳麟徵篆額
我婆伽婆降於西土歷五百歲始達支那蓋聞其語

自騰蘭昉也見其人自少林昉也乃至法周沙界則
自曹溪昉也自此以還霑溉彌廣二株並茂五葉畢
舒渟沱一宗代有偉人大興於世懸記不爽繩繩百
億誰非孫子者要以大宗垂統世次相承若興化而
下可屈指數矣此其人並衆角一麟豈復當以盛衰
言者然而時節因緣各具差別亦如慧焰獨號大興
夫固可以論其世矣然則如天童密雲大師者不可
謂中興者歟師陽羨蔣氏子幼食貧樵牧自給蹤跡
畧同曹溪顧其中已有憬然者猛自鞭策不止氣食
牛矣已棄家歸龍池未卽薙染服勤爲行人力作匪

懈亦不啻縋腰之石乃至侍師往還南北舟輿跋蹠
憤肉中身兼厮役而叅究猛銳月異歲殊中書堂裡
事點育自問而皮相者猶作擔柴觀獨龍池已深知
之雖授彌厲已而雍染掩關池時時叩擊師兒雄俊
雖在窟中爪牙已露然終不自肯攻堅抵巇者六年
一旦豁爾脫落自謂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
過患不可得蓋始真到不疑之地也時池已先入長
安師旋往省覲周旋三載本色相見迥超情謂之外
池欣然默慶得人乃杓柄在握猶復遲回不輕授手
師先還南數年池至自長安師再侍巾瓶池知師不

淹他家龔甕中乃安西堂位搥鼓集衆付衣法師猶
固辭不受池徵其意曰願隨侍終身然後行止聽緣
耳嗚呼師資受授之際彼此鄭重如此今學者稍能
染指早已熱中有毛遂之錐無公孫之樹甚至美玉
不必其善沽甘露貽譏於早飲聞師之風顙得無訾
哉又數年池示寂師卒踐言伴柩三年始開堂本山
繼其位當師行脚時一時諸名公業刮目傾耳聽受
諮問頻伽在轂聲已遠聞然據令之始猶間有薄東
家而賦狐裘者旣而道風遐播四衆景從德臘兩深
彌高彌邵象龍騰於語下麟鳳入於絃中法幢言言

隨處建立住龍池者四年住通玄者一年住金粟者
五年住黃檗者半年住育王者兩月而遷天童天童
十年寰宇傾企飛樓傑閣應念成就崇宏壯麗冠絕
一時公卿貴人稽首問道名聞九重將葺留都報
恩寺續

二祖之緒俾師唱道接引十方師固辭不就論者尤
稱歎之神龍之召願終林麓曹溪躅亦復千載合
符也師性剛直壁立萬仞意有不適撩衣卽行其居
天童也出山者凡三爲緇素彊留而止最後飄然出
門萬衆挽之不可竟入天台仍住通玄通玄路僻又

頽廢久師旋加葺理學人力作攻苦有僕隸所不堪
而相依不散四方聞風爭趨之未幾師示寂矣師生
平所到處旄倪聚觀填塞街衢至於清衆飯嚮如水
赴壑師覲面全提等心行施痛棒熱喝而外無他委
曲又作務煩重太白山中距河干往復一繇旬而遙
土木之役經年累月皆衲子身自拮据不煩一匠也
玲瓏巖採薪徑險草滑恒懼顛蹶甚者頭破腦裂而
衆等堪忍依止都忘苦辛其住金粟會下已盈萬指
天童末年更數倍之至涅槃後奉龕入塔適霖雨經
旬泥濘沒胫而黑白奔送幾至萬人觀者咨嗟歎未

曾見夫此道本超色聲絕情解豈俗眼所易優劣是以首山法席衆纔四十爲天下冠然而度生弘誓實號無邊暢其本懷非名惡欲則吾未嘗不願其多多也以此考之傳記逆邇龍池而上久矣無若師之烜赫者謂之中興不亦宜哉於是金粟費隱禪師飛錫踵門告余曰先師遺蛻業自通玄復還天童建寧堵矣唯是金粟其開化地向者蓋營壽藏以需今將奉遺衣而掩之并礱片石以待子銘余不敢辭曰古者銘必於器物子若孫表揚先德勒之鼎鍾以昭茲來許維師之德不藉物而顯顧分身應化在處皆佛事

也況其表信者乎且吾聞金粟筆自赤烏康祖往而猊床久塵毒鼓絕響千餘年後師實開山有其開之如瓜斯甍石車禪師經營始備今費隱禪師堂構益光當吾世已若此椒聊之詠知未艾也衣被無窮伊誰挈領以遍覆我者敢忘其朔哉師會下英靈輩出號曰僧海然生平最嚴付授膺記莒稱法嗣者止十二人天閑逸足更無中駟得闌入其間然而師資契合最洽最深無語不投有倡必應味其論如出一口攷其行亦同一轍者則費隱禪師一人而已此非余之言夫人而能言之也天童之塔別有大手筆銘之

故茲不具述述其概爲金粟志若此或曰禪林真秋
晚耶何其多諍也曰不然佛亦如是耳不有摧伏何
稱世雄師之言曰都來總與三十棒此之謂扶佛法
龍池所喜爲大人相者也且彼示與師軋者其人大
都負大力深智鳴鍾鼓撼山嶽以相加遺而師晏然
踞坐張空拳而八面應之攻者屢變應者不變無不
給也卽無不摧也使後來聰明辨智之夫知此道果
不借他力廢然失其增上慢心俯首以入鑪鞴問何
以有懷來無折首曰子非賊故以明攝愛之廣顯激
揚之方而費禪師更獨以鶴鳴之錄表所謂雖齊璠

而不先食者以救末俗以間執他口使不敢曰無父
之教也君向瀟瀟我秦其轍取道各殊我則正矣打
鼓弄琵琶共成一曲調八音於是乎諸而要皆自師
妙指發之世乃曰諍耳諍耳此未知道之大安知師
之大耶師名圓悟十二人者爲五峯學公漢月藏公
破山明公費隱客公石車乘公朝宗忍公萬如微公
木陳忞公石竒雲公牧雲門公浮石賢公林野竒公
學藏乘先師化去與現在諸公各分化一方演揚妙
法續師慧命法孫暨曾玄在處崛起爲人天所推名
稱普聞者未易一一數所謂大興于世者也系之銘

曰佛法如大海悟者有淺深先證涅槃心後明差別
智既已同根生猶有未同死得少卽爲足古人所深
呵此爲尋常言大智實不爾一超而直入更不落階
級維師真實語一悟不再悟深達法源底墮地便稱
尊喻如大火聚熾然無間歇蚊蚋及象師無能近傍
者正令已在握縱橫何不宜豈於窓楞中重復問牛
尾大悟十八遍小悟不計數本是宋儒言非大慧所
說學人承訛久智者亦惑之惟師以爲非確然不肯
信此非博學得心不受瞞故譬彼渡海人登岸已捨
筏更從筏上招掉臂終不顧八面應強敵殺活但臨

時離文字語言辨才獨無礙海內諸龍象強半我兒
孫吾宗復大興遠符黃檗識萬行本無作谷響空中
華應緣事已辦翛然忽歸去全身還天童遺衣藏金
粟同昔佛舍利永鎮於山門吾憶黃梅語衣止法獨
傳橫周沙界中豎盡未來際

崇禎癸未夏月穀旦本山住持嗣法弟子通容樹石
道行碑

中憲大夫知寧波府事韋克振撰文全男

內翰林秘書院編修前值國史院庶吉士成
賢篆額湖廣黃州府黃岡縣儒學生員述賢

書丹

禪宗肇自少室直指單傳無階級津梁可尋蓋西來第一義也曹溪以降枝分派別號稱極盛傳至于今去根源日遠荷道者懼焉起衰拯敝從末劫糾紛中必拈第一義示人今少室宗風儼然未墜則密雲悟禪師其人已余守四明之先五年師已入寂追仰道範從其上座容公悉師本末著爲傳而師之徽音懿蹟載之銘狀年譜者甚備廼容公更欲遵唐宋元以來名僧禮爲師立道行碑徵文於予予逡巡久之以終不敢辭者碌碌之名冀附師以彰不朽遂忘其言

之鄙拙也謹按師諱圓悟號密雲出義興蔣氏生而穎異端嚴讀書黜訓詁喜縱筆揮染如奔驥翔鸞不可羈縻見者咸以公輔期之乃師在總角已薄公輔不爲矣每念世相無常勤持佛號至徹晝夜偶得壇經閱之若夙契焉者嗣是而耕而陶而樵牧隨所托跡惟事叅究一日負薪山行與積薪遇恍然有省遂決意出家聞禹門傳演法龍池具正徧知師往侍之龍池一見知爲大器加意鉗鎚令從卑末執役備歷艱瘁閱二年乃爲薙染執役如故又三年聽閉關又三年命監院務師以心境未融間有請益未許也奮

發精進師志益勵忽于銅官山頂悟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得而從前疑義盡釋矣遂往叅龍池于都門機鋒所觸無復遜讓觀其相對豎拳三世諸佛拈不出處師一喝再喝連喝而退宛有古人之作龍池已心折之因以無住法囑師南遊師自雙徑兩目登天台還過會稽爲諸名宿開發積疑莫不驚歎得未曾有迨龍池歸召師叩以扶持佛法師呈賞罰都與三十棒之偈龍池大笑以付拂得人未幾遷化師感法乳恩深服心喪煢煢如在疚觸目著存固終其身不易也且念付托之重證明無人乃遠涉

匡衡還息于天台之通玄寺纔一提唱宗風大播次年應金粟請依荆榛餐藿龍象競歸之不逾時輪奐遞起悉具叢林規制日會食以萬指計凡師所過繙素求瞻禮者喧闐雜沓每至遮道不得行其山川阻隔從數千里外勒尺寸以請者師爲之發蒙導滯一如親承執棒而聲教四訖矣庚午冬自黃檗歸金粟四方之來皈依者益衆師欲避之值明州司理黃元公請住天童遂允焉考昔天童以叢林別五山自洪水漂沒丹崖翠壁之間遺構蕭蕭師樂其寂靜森邃去人跡遠苟可容膝足矣詎意布金長者現百千

萬化身梯航而至爭任締構之役積十年殿閣崇隆
堂室複疊望之若雲蒸霞鬱瓢笠濟濟三倍金粟師
所付拂則有五峰學公十餘人及曾玄孫輩各分化
一方法席之盛如此其或持彌戾車見欲加無上天
人師者訶之不受旋墮瞿伽離報其彰彰者可按也
師旣修列祖塔竟卽有退藏之志歲辛巳田太傅承
皇貴妃田氏命躬齋紫衣入山祈師演法太傅在威
跪素以驕蹇聞及見師遂降心執弟子禮因念留都
大報恩寺爲朝廷開基香火恢復之功非師莫克舉
者禮疏上聞旣得旨與諸大檀護合辭以請師以衰

邁力卻之迨敦趨之命再至師已從天童拂衣徑上
通玄矣師居通玄起居如常于是年秋七月七日
偶示疾遂趺跣而逝而白虹貫山實先兆之七衆弟
子若失怙恃歸其全身塔于天童南崗從泥塗中引
縛者數百里絡繹不絕哀號之聲震林谷德澤在人
可概見已師年七十有七僧臘四十七代龍池主法
二十五年與人相見惟以直心直行本色本分而全
體迴露不隔微塵大用昭融不留纖迹故其開示者
舉從前千七百則公案悉落塵尾而斬斷葛藤撥開
雲霧絕不依傍一人其接引者自王公諸長者以至

廝隸末流自五比丘弟子以至一闡提輩統以慈
光攝受共登正覺絕不立一差別見其著述者爲法
語爲題咏爲酬答爲辨證或寥寥數語或連篇累牘
因感而應如鐘聲鏡影絕不墮語言文字之障其矜
復者不第通玄金粟天童三大招提連雲蔽壑功成
萬礎凡平日法幢所貢卽爲寶坊師惟一杖一拂飄
然物外絕不作一住相此其所以平貴賤齊智愚融
頓漸徹遠邇貫存亡視師初拈天地同根萬物一體
之語真可不愧古人矣豈輒近秉拂者能以門庭顏
頤也哉敷揚未罄重宣以偈

太白峰高曼璣璿

砥柱狂瀾廻百川

彌江鷺嶺帝網沿

烜赫有人此鴻鶩

一葦直欲奪前賢

窠窟倒翻階級捐

萬丈門庭空中懸

豎拂當場正令傳

如神鋒觸大火然

破除一切無中堅

炯炯透出心珠圓

寶光五色冒大千

龜毛蛇足已忘筌

透脫是名祖師禪

飛矢墮側化青蓮

名動九霄綸綍宣

俄瞻瑞相現通玄

四大假合真不遷

宰堵波與東谷連

三匝投體盡涯巔

師德澤世寧計年

江河行地日麗天

歷阿僧祇永綿綿

大清順治戊子年孟秋日本山繼席嗣法弟子通容

仝老侍者行昌等立石

先師密老和尚全錄十二卷年譜一卷并序
文共三百八十六葉計板一百九十九塊容
謹捐鉢貲發梓送入楞嚴寺藏室久遠流通
所冀龍天擁護傳垂不朽勿致廢壞永爲
後學津梁云 徑山嗣法門人通容識

密雲禪師語錄卷十二終

密雲和尚年譜序

我天童本師開堂二十三載臨濟宗風大振於世其
語言行事動合章程昭昭可爲後代法本陳忞公編
成年譜自示現以及順寂首尾次第井然不紊但援
引處稍嫌蔓延據實處似多粧點至于末後室中密
印之辭未免私徇人情混濫祖系萬不得已改圖定
本更令所遠唐子重加釐正繁者刪綺者質私者公
濫者嚴庶幾影響之流毋藉此爲口實濟宗賴以不
墜知我罪我聽之而已

崇禎甲申秋侄金粟嗣法弟子通容百拜敬書

天童密雲禪師年譜

法孫晉昌唐元竑重訂

世宗皇帝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師嘗州宜興人姓蔣氏其先世顯著子姓蔓延諸
州輒故諺稱江南無二蔣父名曦母潘氏師其季
子也生于是年十一月十六日丑時按師誕日衆
請上堂云今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去
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乃至從無始十
一月十六日總是者個時節來年十一月十六日
也是者個時節後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

節乃至盡未來際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
又按彌陀誕日僧本光請上堂有老僧昨日是生
日彌陀今日是生日我比彌陀先一日三世諸佛
從此出之句云

穆宗皇帝降慶元年丁卯

師二歲是年出嗣張氏蓋張於師爲王母族艱嗣
息愛師岐嶷故乞繼之

二年戊辰

三年己巳

師四歲甫離襁褓而氣度凝重殊無孩稚態終日

堆堆坐地若憶持者久之中冷濕成腫疾家人搗
藥汁飲之稍愈而兀坐如故

四年庚午

五年辛未

師六歲入鄉校不樂章句讀誦惟喜書遇便輒大
書毀瓦畫墁不顧也嗣王父厭之然亦以是奇師

六年壬申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癸酉

師八歲不繇他教自然發意念佛按師行錄云我
幼性頑乃至不肖之事靡所不爲但於歲歲二三

月間忽動世間無嘗之想便欲修行念佛念過三日覺得夢中無念非佛過三月後此念漸輕

二年甲戌

三年乙亥

四年丙子

師十一歲與羣兒牧西沆澤中鄰牛附師牧者日供一錢師得錢輒買紙筆以群牛授諸兒自詣鄰齋學字晚則荷簑笠召諸兒歸故師嘗語其侍者曰我那時已作聲頭長老了

五年丁丑

六年戊寅

七年己卯

八年庚辰

師十五歲躬耕樵且陶于澗北按師禹門上堂云悟上座出身本非他鄉異土之人卽本邑南嶽山中一個樵夫耳又按師答漢月首座云老僧漁也漁過樵也樵過耕也耕過牧也牧過祇爲不知本命元辰立地處故入佛門來

九年辛巳

師十六歲納室吳氏先是新安吳某者商陽羨善

師嗣父飲酒驪甚以女字師是歲納之

十年壬午

十一年癸未

十二年甲申

師十九歲是年歸宗復蔣氏之族以張有子故

十三年乙酉

十四年丙戌

師二十一歲嘗語其侍者我萬曆十四年染傷寒甚劇初爲數畝田放不下合却眼便在耕耘上自念我且要死管他甚憚於是一意念佛念過數日

夢一神人皜衣素裳凌空而過聲言施藥我呼云某正病何不施我神人轉手與我一丸醒來徧體汗流霍然病已

十五年丁亥

十六年戊子

十七年己丑

十八年庚寅

十九年辛卯

師二十六歲入祖壇經始慕宗門向上事耕耨之暇負薪入山晚歸織屨而壇經傍置玩繹

不休

二十年壬辰

師二十七歲按師行錄云乃至二十七歲上山作務有省得管帶拘心意日用嘗令昭昭然即穿城入市做賣飲賣不肯放過每繼日以夜胸中作痛猶加炤炤又按夏通燭源流答頌云師在俗挑柴過一山灣忽見一堆柴突露面前有省

二十一年癸巳

二十二年甲午

師二十九歲嘗語侍僧我二十九歲決志出家是

年十二月區分家事安置妻室竟乃縱觀川原遊歷城市覺步履輕鬆如人放下百二十觔擔子相似聞先師在顯親寺徑往瞻禮此時遂矢歸依之願焉又按行錄云向緣家貧營繫不能純一修行至二十九歲纔得棄室然追想來解脫世間羈絆似有時節我棄室當夜夢着新鞋一兩於行路次一時脫落鞋底遂因先父引見先師

二十三年乙未

師三十歲正月詣顯親禮幻有傳和尚爲師傳以師學道勇銳志期徹悟故以圓悟命師名是春傳

住龍池師爲荷蒙而徃身任衆務以至鬻薪陶器負米百里之外雖刻苦事衆而叅究益力按行繇云三十歲乃出家祇覺生死到來畢竟不穩當於前境界愈加炤顧愈加不穩當二六時中看得心境兩立古人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越看越成兩個

二十四年丙申

師三十一歲傳和尚命師薙染而師願終身苦行供僧役故傳上下舟車師隨行有類廝養師嘗正色語衆云老僧三十一上侍先師叅禪學道都在

務作裡辦汝輩要安坐修行耶老僧不願叢林遺此法式按爲衆普請上堂云百丈大智禪師創叢林立規矩有普請例所謂作則均其勞飯則同其食自今觀之似乎不然作者應當作閒者應當閒致使古風彫喪法門淡泊無他蓋王者不舉之故也乃云要且者般事無處得藏竄所以爲大道所以爲公案擔荷者般事須是者般漢若畏刀避箭躲懶偷閒不足爲伴故師任天童日有十餘衆普請不赴隨喜寺西之玲瓏巖師立擯之時嘯雪聞公亦在其數而擯牘偶遺其名公述偈自結束去

云大家同上玲瓏巖人逐忙兮我獨閑撫臆此心
欺不得不如自擯出松關師義之解其擯爲榜僧
堂規諭衆云

二十五年丁酉

師三十二歲念已事不明歲月飄忽於是積憂成
疾按行實云因侍師入城舟次請益本師云你若
到這田地便乃放身倒臥更無別語我只得禮拜
昏蒙益甚又一晚侍師上榻復請本師本師良久
見我不領便云可憐可憐亦只得禮拜退嗣是周
旋師側惟加罵詈我慚悶交感至大病汗流二七

日方蘇按昌侍者記聞師于是冬侍傳和尚至嘗
州途中遘病先回其父與良師伯者以爲崇設位
辦食轉諸經呪禳之正念誦聞師忽至二人相顧
躊躇師訴云汝這鬼子心經念不出要索食耶遂
一時踏翻傳和尚聞之嘆云此子機用若此他日
吾宗不寂寥矣

二十六年戊戌

師三十三歲是年四月八日始納僧服按禹門上
堂在俗家寒未嘗讀儒書經史脫塵年晚又不曾
備歷講筵按爲世庵法姪普說云老僧出家年晚

爲生死事急無暇及于教乘又據昌侍者記聞師
旣披剃傳和尚顧師喟然云僧亦是個僧不知因
甚挨到這個時節則師生平所亟亟在此不在彼
可想矣

二十七年己亥

師三十四歲掩關本山以千日爲期按行實云遂
稟本師掩關時已虛度三十有四矣則師掩關在
己亥春而昌侍者記聞師于是歲祝髮卽于是冬
進關初師欲掩關慮費嘗住乃自備材木小構關
房數楹及千日之需然後進關今以歲紀考之師

辛丑冬啟關壬寅領院務迺至戊戌冬而千日始
滿則掩關在三十三歲明矣作掩關偈及答曹林
講主法華偈爲報恩脩下語代答一日覺宇脩報卽
恩和與覺安念者於師關房話間念云宇師兄你
在家殺幾多羊來索命時如何脩面熟不能答師
代云這畜生更要甚麼命

二十八年庚子

師三十五歲關中因袖破有感呈傳和尚云袖破
露出手鞋破赤脚走驀撞富家郎他醜我不醜傳
正以偈有若要賭猜枚大家出隻手之句又與山

陰王靜虛徵詰雲門問陳操尙書并非想天幾人
退位話師云大家在這裡士大喜與師締方外交
云蓋是歲冬十一月也

二十九年辛丑

師三十六歲傳和尙爲師按驗往還酬答雖當機
不讓傳不許可以限周千日冬遂啟關按行繇云
一日本師過關前話及有心無心之旨本師云你
既有心把將心來我呈偈云自心本自心心不自
自心心不非自心心卽自心本師云心不自心
自心非心有無既非無自心耶復呈偈云心心卽

自心有無皆自心有無皆自心無心無自心本師
云今日張渚買兩把青菜來無個大蘿蔔頭我云
某在關房不知謝和尚三拜本師云終未大悟在
又一日本師同兄弟至關前竚立有間云佛法二
字雖不是偶然亦非特意會得但有個悟入處不
妨信意拈來自然貼體隨分道出自然恰好所以
大丈夫爲道迥別纔遠得源頭到手撩起便行不
問如何若何老僧憶昔居臺山有一僧問三賢尙
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未審如何是斯旨老
僧卽鳴指一下云會麼僧云不會又鳴指一下云

知麼僧云不知老僧但向伊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同聖人其僧鬢然致敬倒身三拜直趨而去更不回顧俊哉汝等且道這僧如此去還曾悟得也未若道未悟他却恁麼去道他悟又悟個什麼來汝等試道看我卽起身一拜云夜深天寒請和尚歸方丈本師云不是這等籠侗推開去便了的本師乃舒一手云我手却不是驢蹄我云恁麼道又爭得乃亦豎一指本師云也當不得又按答孝廉劉墨僊貧道若不得我幻有老人道未

曾大悟在又爭得到銅官山頂忽自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又爭忘得人我相得失是非又爭散道大地分明一個爐看來渾是火柴頭老僧信手輕挑撥便解翻身動地流耶

三十年壬寅

師三十七歲傳和尚移錫燕都命師監院務按行繇云我三十七歲本師將北往以院事付管當晚室中擬舉話問大衆我卽向前云和尚恁麼擬舉話正好劈口大巴掌便出雖然如是只是恍恍惚惚昭昭靈靈也未得個安穩

三十一年癸卯

師三十八歲是年秋因過銅官山豁然大悟按行
繇一日自城歸過銅官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
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大端說似人不得正所
謂大地平沉底境界爾時恍恍惚惚昭昭靈靈底
要起起不來欲覓覓不得不知甚麼處去了又自
密密舉前所見所會古人因緣宛爾不同亦自不
疑道是與不是按答漢月首座老僧於有個小省
發始覺得昭昭靈靈之光景雖不從前塵所起而
有但舉念則有不舉則無故於生死中未免看作

兩橛弗得一體故弗安穩歷一十三載於銅官山
頂不覺昭昭靈靈之一念故覺情與無情煥然等
現不見有男名女字等差別名相又云於銅官山
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故惟以一條棒直指
一切含靈本命元辰立地處

三十二年甲辰

師三十九歲按行繇至三十九歲同覺字三藐二
師弟到京省覲本師以昌侍者記聞攷之則師是
歲實居龍池蓋師啟關之明年報恩脩踵師關亦
訂千日期今約脩掩關之歲月至乙巳孟夏周三

稔則昌侍者之記聞爲實錄焉

三十三年乙巳

師四十歲是年四月偕報恩脩取道漕河入燕京
省覲傳和尚冬十月始達京師時傳住普照禪寺
聞師來先使人待之國門及至便問老僧離汝等
三年汝等有新會處麼師卽出云有傳云有什麼
新會處師云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傳云汝又作麼
生師卽問訊云某甲得得來省覲和尚傳云念子
遠來放汝三十棒師抽身使出又一日傳問近日
又如何師卽舉起右脚傳云驢脚馬脚師便舉起

左脚傳云馬脚驢脚時脩禪師在傍師以手指脩
復顧傳和尚脩使出師云不消一指亦出又一晚
同衆入室傳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師便出傳云
此子如傷弓之鳥見弓影便行又一晚同衆侍立
次傳云如人落水坐觀成敗不救一救師卽推攙
衆兄弟出衆不從師云爭怪得某甲又一晚問是
大盡小盡有者道小盡有者道大盡師云設保不
在曆本上論量便出一早侍傳室中語話了出喫
粥衆問說什麼話師便翻倒飯桌一日侍立次傳
云忽有人問汝如何祇對師向前豎出拳傳亦豎

拳云老僧不曉得者個是什麼意思師云莫道和
尚不曉得三世諸佛也不曉得傳云汝又作麼生
師便喝傳云三喝四喝後又如何師卽連喝退身
傳云宛有古人之作師復喝又一日衆俱外出傳
掩門獨處師外歸不設入逡巡檻外狗忽內吠傳
書紙塞出門縫云辜負自己名字何師以碗鋒書
瓦云和尚裝聾某甲賣啞一隻黃犬非聾非啞然
雖如是何名何字棹入牆內傳便開門歸方丈師
入作禮傳云門開了汝不能進耳師一喝便出一
日傳自拏鐵衝鑿壁師向前代鑿之傳過衝與師

云老僧有個替手遂歸方丈一日報恩脩呼師云
密雲師兄云是誰脩云悟師兄改號了也傳云
怪道恁麼糊塗師抽身便行又一早上方丈問訊
傳云汝只恁胡統亂統師便起單他往脩等挽留
傳云不要留他一言相契卽住一言不契卽去師
走出傳云將謂汝出一頭地原來是個無明塊子
師云釣背筋蠻子誰不識你你作無明會那傳卽
轉身歸方丈師亦被衆兄弟留住傳云汝恁麼罵
了老僧如何掩得別人過汝還在這裡住師卽大
書云瞞人不好事好事不瞞人有人謂我罵師父

我卽向伊道莫謗山僧好傳亦大判云此是闍老
前公招無晦也一日凌晨傳和尚以大棒靠佛堂
前喚云圓悟我要打汝汝跪了佛我與汝說說佛
法了打師走云有佛法與別人說傳直趕上與師
掄劈大棒得三個月日提不起手師當時直倒觸
上去傳放棒云汝恁麼觸殺老僧師以棒擬打上
云豈不幸哉

三十四年丙午

師四十一歲居普照傳和尚旣任緣任持師亦無
煩綜理泮與優游故多題詠自勉偈云光陰瞬息

莫虛刪時節因緣豈等閒一念萬年終不改任他
滄海變青山又中秋呈傳和尚云爲愛中秋夜月
精與人同樂稱人情億萬州都皆普照一人舉首
一輪明傳和尚印云不多不少復書一紙云檀越
送得月餅兩個師徒侍者五人一個分作四分剩
底付與老僧師掇一個便行

三十五年丁未

師四十二歲還南傳和尚示師法語云汝離我此
去但適意處斷不可住不適意處作急走過恁麼
行去不要記歲數須待十字路口有個跛足阿師

與汝即證了不要汝來見我彼時我自相見汝也
宜悉之時蓋二月中旬留別修禪師有同來不同
去愧我獨南行之句三月過維揚登金山留題云
波中卓出始昂頭裂破長江兩道流隔岸紅塵飛
不到三三兩兩渡人舟夏居龍池示徒有人生何
所貴所貴持大志志大不吾欺浩然塞天地之句
秋八月上雙徑陟臨安之天目山撥草瞻風聞其
無人乃截江過天台訪海門周居士士以道學人
望隆一世稱門庭高峻者師與之本色相見脫畧
窠臼士爲手舞足蹈乃館師別業日夕質證恨相

見晚及師辭去與師訂出世之期師以住山告之
士云知命以上師且道風徧界安能深自秘惜耶
至紹興邂逅王靜虛虛素奉師獎藉一時留神空
宗之士有若陶會稽望齡王司空舜鼎咸假館願
留懂懂咨叩無虛日故師與之酬酢最多

三十六歲戊申

師四十三歲居石簣山房亦名護生庵或曰非也
護生庵去石簣山房半牛吼地乃陶會稽家世植
福地蓋吼山云按昌侍者記聞師居吼山日有貴
人至庵見師閱論孟貴人問看什麼師呈起示之

貴人云不是你家茶飯師便掌貴人大怒適會稽
至諭之曰和尚與你佛法相見乃惡發耶貴人唯
唯遜謝而去天台有無擇者徧見諸方尊宿以機
辯盛氣蓋人時流憚之嚮師名直趨謁師適師路
次栽松遽爾問云聞吼山有師子特來一弄師舉
起鑊頭便打擇擬議師直打趂繇是道聲藹著宿
衲因之就正者亦戶屢滿矣作達磨渡江讚爲石
簣陶公作初祖像讚燈前偈示護生庵王有笑裡
有刀窺得破光明越格始爲僧之句

三十七年己酉

師四十四歲聞檣李楞嚴備諸禪典乃自往購之
故宿楞嚴有夜央轉臥緣張臂觸省隣單安睡人
者此也過武原留秦山度夏秦山者蓋始皇三十
七年遊會稽還駐蹕此山以望蓬萊僊人之屬故
其上有始皇廟師有句云行到山窮水盡頭秦皇
計絕始心休誰知別有通方路大海何曾止浪遊
病目答景西上人偈是秋仍寄護生卒歲

三十八年庚戌

師四十五歲佩傳和尚南來之語乃辭別石簣陶
太史云花事紛紛春盡頭杖藜隨意且悠遊謝辭

檀越何方去萬里天涯一步收太史勉留之以師
欲觀南海爲津送之普陀且密令寺主玉堂款師
故登菩薩頂望日有登巔四顧景幽長水色天光
碧玉堂之句訝王人禮意殷勤信宿而還過水西
門庵示息機上人偈爲石梁陶仲子靜室留題客
章居士請問念佛因緣偈辭謝宛委見勉掩關偈
自以中歲出家貌言拙樸雖爲諸公見重以世識
真者寡乃痛自譎晦作偈見意云翩翩野老僧巨
徒竟不能若問西來意拳頭劈面掄不嫌圖我拙
且欲得人憎義斷情忘處諸人會未曾與黃檗無

念有禪師會于陶會稽府第有一見遂得師于驪
黃外問嗣法爲誰師以龍池告之復問龍池爲誰
氏子師云本師親見笑巖來有愴然云吾行脚燕
京時笑巖和尚猶無恙正欲叅禮爲人所阻恨不
及見之今三十年未聞門下有太行其道者其在
公平是年秋傳和尚回自燕京

三十九年辛亥

師四十六歲還龍池昌侍者云師還龍池蓋在庚
戌歲杪以師還山只住八個月至八月初呈偈辭
云辭別三年方外遊歸從八月山中住也按行繇

往回四載本師以帖書云大事未完更可前進毋
來後也命通壽至紹興護生庵喚歸問云汝幾年
曾見什麼人我以脚打地以手拍膝便出本師云
汝在外幾年一些氣息也無我云和尚疑則別叅
一日本師陞座喚我向前舉拂問諸方還有這個
麼我震威一喝本師云好一喝我連喝兩喝歸位
本師顧云更喝一喝看我即出法堂本師下座我
隨入方丈作禮云適來某甲觸忤和尚便出本師
即安西堂位次日搥鼓集衆上法堂付我衣拂我
辭再三本師云汝是什麼意思我云直待和尚天

年某甲守塔三載然後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時年
四十八歲後至八月初呈偈辭云辭別三年方外
遊歸從八月山中任悟甘做個無緣地乘個無緣
地辭去本師云與大衆無緣與老僧無緣我云只
是某甲更與阿誰本師苦留云汝若去了我直操
到底我不得已任之又按禹門上堂於辛亥春二
月三日擊鼓集衆於此上堂付與悟上座當時堅
執不受此則歲月有徵叅驗無差若四十八歲則
癸丑年矣癸丑望丁未七稔付拂與辭去又同歲
則何以云三年方外往還四載耶然則行繇雖師

自宣而錄則出白雲體心二十餘人之手故當以辛亥二月爲是

四十年壬子

師四十七歲刻傳和尚閒談晚話就趺足武林乞弁首之語于雲棲蓮大士復過山陰爲傳和尚訊王司空并乞序言以司空素問道于傳故也登會稽海口之大峰山兼似墨池王居士有滿口向人言不得謾將東海作書池之句蓋司空號墨池云四十一年癸丑

師四十八歲居龍泓起年始闢觀史內院基蓋傳

和尚欲建寢殿于山之麓以奉安補處菩薩時儕輩甚衆而經始命師且語師曰除却釋迦老子福慧兩足有幾人哉但于本領有實證則龍天必不相負吾日暮矣汝見其成師終以受業之地不欲自獨有爲退讓益甚復語師云汝尋嘗豎出拳頭老僧亦豎出拳頭正要汝自拳自立耳一日侍傳山行因石擺擬側師向前扶之傳顧云汝扶持我耶師云是何言歟又一日日色將沉之際傳喚師及報恩修入室云老僧昨夜起來走一回把柄都在手裡了汝等爲我扶持佛法即便出復呈仙云

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傳目之大笑師來付火
按行錄云此癸丑季冬時話也雪中送報恩修掩
關北塲有誰人知此意白日掩柴扉之句傳和尚
亦以偈送云老衲於今不坐關既無住也幸無閑
何曾進又何曾出只在尋嘗天地間命師和之師
和云某甲分明沒啟關通身無處着忙閒也無門
進無門出只麼堂堂任運閒復命師代示明極上
人偈

四十二年甲寅

師四十九歲春日因觀落梅偶賦云寒梅初放雪
添肥無那春風送爾歸枝上已離空不住飄飄一
瓣不沾泥至二月十二日傳和尚告寂矣當彌留
時適師城出命促之歸而奔赴不及故無末後相
見之語按行錄甲寅二月十二日本師圓逝我伴
樞三載夏居山寺偈云古寺團團盡竹林娑羅樹
下更陰深山僧盤膝蒲團坐堪笑人來解問心龍
池蓋有雙樹娑羅已近數百年其西偏大根軸解
者中安木榻可坐數人故師復有偈云佛號娑羅
大樹王爲緣垂世作津梁蓋以此云

四十三年乙卯

師五十歲心喪伴柩龍池山頂高寒焚香却坐日
無餘事乃簡古公案近二百則爲之頌以明佛祖
大意今集中自世尊初生至婆子燒庵皆此時作
也和楊居士捕魚歌示樵者偈因友人論王退步
作偈進之人生于世莫徒勞進步何如退步高進
退兩關如達破了然隨步任逍遙詠臘梅我愛臘
中梅寒花赤體開春風力不藉霜雪莫能摧

四十四年丙辰

師五十一歲伴柩答潘吳一道人海底泥牛四句

之間復以四頌明之冬十二月奉傳和尚骨身入
塔時海內賢公卿若蘇雲浦孫淇澳李孟白陶石
簣王墨池皆從傳問道稱門下見知者卒未有以
銘其塔以師謙讓未遑故也越十三年住金粟方
設伸狀于少嘗伯周海門汝登爲之撰文相國文
文起震孟爲之書丹焉

四十五年丁巳

師五十二歲偶觀龍池有最憐影落澄潭浸反笑
頭陀白髮侵之句是歲傳和尚示寂三年矣師心
喪旣畢衆請開堂乃于四月望日陞座按行繇至

丁巳年五十二歲結制本山時同門俱在初若易師未肯相下一聞提唱莫不屈服跡是一衆爲之改觀秋寄石梁陶居士月到中秋滴露濃巖前石菊正花紅山僧盡日茆堂睡長夢毘耶多口翁次澹孺楊居士登龍池韵相逢不必論高深覲面何須更用尋君有勝情並玄度我無名理况支林一孟香積維摩供萬法惟吾獨露襟自覺個中無一字客來談笑懶言心

四十六年戊午

師五十三歲始建觀史內院繼先志也元勳徐公

弘基微服過陽羨通名謁師與師登說法之堂仰視無額乃酌以雨花之名且欲自書以贈師云先師在日唐太嘗且命之矣先師戲之曰公爲我籌計使我他日得擔負去見闍羅老子不然我無用此爲也徐乃止益加敬焉于道人乞開示書法語與之更示以偈云

四十七年己未

師五十四歲父曦以考終疾聞師躬往視語師云和尚度我師云父子上山各自努力曦云吾因你得聞極則事何憾哉越二日告終過善權寺留題

三生堂次子坦鄧居士放生偈韵擬寒山子詩六
章山中四威儀偈居山四詠杖意次報恩修韵有
高提祖印佩單傳之句復以故里行道先哲所難
爲辭衆說偈云自知住處我無因一鉢風流物外
人踏破乾坤誰是伴草鞋藜杖逞閑身衆勉留乃
止

神宗萬曆四十八年

庚申

先宗皇帝泰昌元年

師五十五歲觀史內院落成按爲衆入堂舉仰山
夢陞彌勒內院話蓋是年季秋事也冬臘月八日

本山起千日閱藏期上堂開示有期悟爲本閱藏
爲末及畧舉從上世尊至此無不以悟爲期等語
作行住坐臥四偈示不二禪人偈

熹宗皇帝天啟元年辛酉

師五十六歲愍諸學者叅禪不得力作偈九首爲
示入道之要冬十二月因事上堂舉話畢良久云
這裡無人證明且向別處尋討下座便行一衆挽
之不可報恩修復以偈請留次韵答之聞匡廬衡
嶽之勝飄然曳杖遂往焉

二年壬戌

師五十七歲正月初三日登匡廬留題東林有信
步何憂不現前踏破乾坤孰去來之句閑步三笑
堂讀壁間王陽明先生詩忽聞迅雷因爲次韵以
雨阻留東林七日摧頽老衲衆無識者獨寺主大
柳遇之甚隆其山前後刹皆蹙過而已至歸宗復
留半月過衡嶽取道宜春因度夏袁之泗州寺袁
于洪都最爲僻壤山深寺老僧行寥寥有居士數
輩時從問道爲奉晨夕故寄袁州詩云諸君義氣
越嘗情愧我無能報此心也秋有僧自天台跡師
至袁爲萬年諸山請住通玄之意初以投身空閑

不欲就繼念先人付託之重幡然就之八月離袁
舟次廣信寄復澹孺石田二居士偈九月至紹興
暫憩吼山護生庵黃檗費隱容沈文學求如皆前
後繼見而容遂獲契證云冬十二月抵天台通玄
寺

三年癸亥

師五十八歲住通玄開堂演法有通玄峰頂別是
人間之語蓋別開山第一代韶國師偈也韶爲吳
越忠懿王刺台時所奉去師近七百載未有屬和
者一旦嗣響其間故今二偈諸方咸誦夏六月始

定九旬安居之制深山曠野相依衲子十數輩多
正因行脚之士而茆堂草榻靜處無爲師得不倦
槌拂寅夕與之提策往往有開發者其侍僧隨聞
集錄今編爲偶言一種皆一期與妙行求如火爐
頭茶鐺邊話也秋日聞鴈寄示契如智禪人偈復
費隱容通法嗣書復求如沈文學問道書別法華
無用上人擬答復禮法師偈復華頂弘上人四問
偈

四年甲子

師五十九歲三月檀越蔡子穀聯璧請任嘉興海

鹽金粟山廣慧寺寺卽吳赤烏中康居沙門僧會
所建當吳時佛法雖至中國大江以南無有也會
以求獲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始創三寺其二則金
陵之保寧太平之化城其一卽金粟金粟爲東吳
首建而攷之禪典則從未有宗門師匠光揚第一
義天者故子穀力爲輓致諸老如雪嶠信聞谷印
抱朴蓮皆鮮克有終至是請師焉初師在袁夢至
一處見巨井足飲千人方蓋亭其上有偉衣冠者
進曰此師住處也及詢之金粟信然蓋繇夙定云
四月受請同衆赴上堂有九萬里鵬纔展翼百千

年鶴便翺翔之語過會稽師凡三至護生庵衆謂不可恪法力請之爲一陞座五月六日入院時本寺龍山爲貴人所圖子穀方鳴諸當事求直不已師告之曰在道與德耳爾若爲法門則我住若爲山門則我還天台去矣事遂寢一郡聞之咸服師高義初至日天王寢殿以外皆民居破屋敗椽饘粥或不繼師處之裕如也冬十月結制衆盈千指破山明石車乘皆在座下而漢月藏爲衆首焉復史明復史清都陶愚溪問道書示茂林禪德胡行昭居士偈

五年乙丑

師六十歲鄰虛禪人上雙徑化茶作偈送之示雙徑智光禪人偈復陳則梁問道書陳蓋奉天王教者中多泰西利瑪竇語師爲答之最詳與劉子元往復論心華發明之喻謝郡丞青蓮居士自以拘文不得預叅請之列思一覩顏色慮無以致師者時陶石梁廣文餘杭矣乃爲轉屬具道所以願見意師得書遂往謝喜出望外率合郡士紳會于武林之昭慶寺一衆皆獲法施歎未曾有秋九月過紹興爲空華法姪下火冬結制是時座下三千指

多軒昂騰踏不可羈縻之士金粟宗風日浩浩聞
湖海矣爲金如王朝式題初祖贊自題像贊初武
原朱君上申聞師名且信且疑一日中夜夢人特
巨軸展示曰汝識此人否朱諦視之則神儀挺特
踞胡床衣紫僧伽黎衣類古圖畫高僧者曰吾未
識面也其人曰君拜之此宋慈受深禪師像也瞻
禮未竟而覺翌日過裝潢家見師像與夢無異審
其款識則師自題真贊也故朱于衆信中皈向尤
篤云

六年丙寅

師六十一歲示頓越居士法語示普度尚禪人住
山法語復王金如史子復半眼居士問道書過武
原爲朱侍御泰禎父對靈小叅跋孤明上人血書
法華經後題曰虜程君小像題釋迦文佛出山像
贊爲輝宗禪人題接引佛贊以古人着草鞋住院
凡百任緣故雖如錢穀之需皆不計晨夕是秋偶
廩人告匱師分命結束竟乃倒橐而炊之曰食畢
吾與衆齊走耳時門外已有馱負而至者問其故
曰昨宵夢金甲神人告我齋僧功德利益事繇是
遠近相傳遂有韋馱趕供之說出干齊民之口矣

冬衆盈五百乃舉五峰學破山明分攝兩堂始有上下西堂焉

七年丁卯

師六十二歲春日送道生禪人歸秀水掩關偈云上人歸去把門封坐臥經行祇此中打破靈雲關板子桃花依舊笑春風時十方來學雲趨水赴屋不能容至有露坐簷宿者乃闢法堂之左廡建通堂五間十三架更以餘材夾殿之翼輔以周廊皆不發化士不告檀越其壞礎梁楹一出師衣盂乃衆願樂助者而運斤塲堊則方服自爲之故經始

之日師撾鼓上堂有眼望青天起大屋之語是歲衆滿七百矣題金碧峰禪師像贊示純一上人法語復紫垣居士問道書答存義上人曹洞五位君臣問題菩提心戒儀序

今上皇帝崇禎元年戊辰

師六十三歲以謝事告諸檀越將爲拂衣之舉時徐中丞從治朱侍御泰禎曹侍御谷皆再挽莫回而孝廉鍾海槎鴻穎載言曰師爲子穀任四春秋矣屈千日爲穎自效犬馬之地遂不哀憐穎乎師惻然爲留之岳大司馬元聲喜夸上與緇衣黃冠

者遊輒以力生自命以嘗見紫栢尊者亦獵三教遺言遂自撰禪門口訣詣師就正藉一言以流通焉師展卷見一實字卽指問云此字如何解說岳擬議云却解說不出師云怎麼則虛言了岳面熱不能答去後復致書云一見和尚心甚念世出世法還須落草盤桓頌古見教師答偈云須知一念未生前世出世法不可得祇憑者個老源頭世出世法通貫徹聞師拂衣復致書云此時宜靜不宜動家中人不打鄉談和尚自理會師答云老僧從來不見有動靜居士既有宜靜不宜動取捨情存

此是門外漢未夢見在復陽羨吳問卿居士問道書題玉芝禪師像贊爲抱璞蓮禪師題禹門傳和尚真贊復錢性符問道書示太虛藏禪人病中法語答陳學憲懋德居士十七問一時傳播諸方遂各有答頌焉秋建護世四神王寢殿與齋庫庖湍之屬一撤而新之冬過秦谿爲鍾海槎父對靈小叅

二年巳巳

師六十四歲正月於法堂之右鑿山開址覆屋五間爲函丈之室初師正寢止三楹而康僧像設分

其半故席前之地不盈尺衆以自居廣廈而師處
湫隘不自安乃各出衣孟建之二月命門弟子王
朝式及昌侍者申狀于天台海門周少嘗伯乞幻
有傳和尚塔上之銘三月與漢月藏公破山明公
書多規誨法門大體事四月丈室告成衆擇日請
師居之八月受福建黃檗山萬福寺請九月歸龍
池掃傳和尚塔還禮先塋舉族來觀其老者語少
者曰吾上世之筮此地也得師之貞利見千丁今
五世以來吾戶不加增而斯人繞萬指受地之靈
乃夫夫也耶咨嗟不已至善權掃樂菴祖塔曹琅

玕居士等迎請說法于城中萬壽法藏禪寺有山
僧出家將及四十載別也無成得什麼事祇明得
祖師西來一着子等語還過姑蘇鄧尉山天壽聖
恩禪寺掃萬峰寶藏兩祖塔嗣法漢月藏護法趙
大中丞士謬周孝廉永年等迎就本山陸座說偈
云今日不肖兒孫高陸遠祖之堂不必重說偈言
覲面爲衆舉揚急着眼莫思量得便行真漢子
人間天上更無雙時郡之士衿若給諫汪國柱度
支胡子浩憲副劉錫玄內史徐容等皆齋候于城
東之瑞光寺而僧俗男女聞師之來萬衆喧闐街

衢巷陌爲之不通乃登塔之絕級一受瞻禮焉過
虎丘掃隆祖塔合寺辦嚴而譁逐愈甚遂不及舉
七而還過松陵舟人不設維舟近岸僅于中流受
熊明府開先一齋過秀水爲孝子金善鏐對靈說
偈有秀水年年秀青山歲歲青之句十月結冬舉
費隱容爲西堂時衆滿萬指矣

三年庚午

師六十五歲正月過武原郡丞湯道衡迎于官衙
齋畢就請天寧千佛寶閣基陞座二月過武林衆
請說法于報國禪院赴閩川黃檗請也黃檗爲運

禪師脫白地故至三門有昔日遠祖斷際禪師從
此出今日不肯兒孫從此入雖然出入不同要且
同爲標格之語三月廿七日入院四月十五日開
堂垂示云隻葉扁舟泛海中乘風來到福城東洪
波浩渺無餘事只作拋綸擲釣翁因觀葉相國文
忠公詩次韵四首以寺爲文忠題請

朝命所復也五月受香城圓初上人齋需偈爲題有
暫爲黃檗主請作香城客之句六月示定觀時默
誕生三禪人偈復葵山彌陳我萬葉內史益蕃問
道書清漳大司憲志道王東里幼歲得省發以就

正無人每致生晚之嘆因見師垂示語不覺身心
踴躍兩次遣使走福唐致書于師師所答備見語
錄時樵李諸檀請師還浙甚殷僧俗聞之奔走攀
留如失依怙八月離黃檗葉文忠公孫晟與遲迎
師至府第爲先君對靈小叅留九日過侯官衆姓
請于西禪陞座爲留三日九月達武林僧俗迎至
鳳林說法因于昭慶受齋時岳司馬元聲在焉相
見之際師以佛法真實相爲遂至抵牾且欲爲梗
十月師還金粟撾鼓告衆以清規估唱式分袂衣
孟竟飄然拂衣去道過吳門以舟車勞頓腹疾旋

作門弟子乃迎歸北禪調侍故冬月誕日衆勉請
陞座說偈有無端痢疾三年累得通身骨露之語
臘月明州司李端伯黃元公嚮師久聞退院會慈
之永樂禪院成乃致書懇請師答書以不能領衆
爲辭而元公與祁侍御彪佳翹竚無斃遂復有鄮
山阿育王廣利禪寺之請焉

四年辛未

師六十六歲元日受阿育王寺請爲玄津上人書
偈于船子和尚推蓬室記之後人日發坦如蔡居
士問道書上元日別吳門登舟解維二月一日抵

明州駐天寧受衆姓齋三日入院十五日元公黃居士就請本寺開堂指法座云者便是大司李大護法于丁卯秋廬山開先寺撞倒底鐵山今對人天衆前扶起去也還見麼遂陞一衆稱善題雲門湛然禪師真贊爲海昌黎眉居士製先覺宗乘序三月過天童景德禪寺掃應菴密菴兩祖塔時寺僧明貫已白郡司李公暨王邑侯章士紳李侍御遵徐侍御之垣檀越徐有杞等請王太白名山而構李吳太嘗伯中備徐大中丞從治虞給諫廷陞請再王金粟兩郡交迎幾致違言師乃集衆告曰

老僧住院唯汝之故今日去止亦唯汝之故汝等其自裁之因問衆曰任天童耶任金粟耶舉衆譁天童師意遂定然猶不忍絕故知更與構李諸檀訂一期相見之盟焉四月三日入院至佛殿基有虛空作殿日月爲燈之語蓋天童自晉義興開山宋宏智中興以來號江南第一寶坊故宋舒王荆公有句云二十里松行欲盡青山捧出梵王宮可想見之而滄桑代變晉殿唐宮不能與丹崖翠壁磨歲月強半乾沒僅餘甲乙相傳之子院者五然皆苔蘚生房荆蓁滿院古先烈宿之風陵夷至此

極矣師乃爲作興修偈云太白山下天童寺洪水
漂流殿如洗普告四衆諸檀那大家出手共扶起
司李亦次以偈云太白峰高禪林榜樣一朝平地
起風濤推倒黃金瑞相而今重整舊家風安住十
方龍象面面玲瓏全無遮障要明這段因緣問取
堂頭和尚五月至金粟八月還天童過明州司李
迎歸公署乞留再信師一宿而別故有官衙扣擊
及請益覺浪因緣之語蓋師入闕時有覺浪僧者
不自來見乃致書于師有濫付非人之譏故師復
云盡大地誰是非人者請上人指出看若指不出

祇可懸梁縊死夢筆山中而司李疑爲太甚師晒
之別後乃疏導其意司李大爲愧服以書與師云
承示覺浪一段公案乃知大師直截爲人抑逼瞎
驢使他無轉身通氣處正宗門所謂殺人刀也覺
浪孟八郎漢帶累天下明眼作家正不妨存這段
葛藤俾覺浪有出身之路耳每服大師手段辛辣
與諸方說老婆禪者迥殊要使大地衆生個個坑
陷非僅爲覺浪一人也仍爲作真贊云菩薩面夜
叉心惡聲流播滿叢林禹門浪急龍騰處翻轉山
河大地沉佛也打祖也打眼光爍破四天下阿師

大似敗家婆教得孩兒會相罵牛頭沒馬頭回狂
風驟雨滿天來四方八面相追逼縱有神通掣不
開行脚僧會不會腦後一槌百雜碎沙界衆生結
大冤禿奴忒殺無慚愧風顛漢老成魔諸方那個
柰伊何巖頭獨現大人相直向德山頭上扇咄九
月復爲黎眉居士製五家語錄序時道聲益振王
公大人皆自遠趨風至忘位貌之崇如錢相國龍
錫之入山問道方侍御震孺之虛往實歸駸駸與
歲月增長方通所得于師曰謁大師語及工夫不
切實蒙師劈面作掌矍然汗下敢呈短偈兼以爲

別倚牆靠壁多生錢海偷天似也無劈面原來
真個熱更從何處說模糊百城烟水阿誰邊一宿
天童大有緣歸去千山盡紅葉誰云渡口有江船
至小白嶺再呈偈云說去一直便去那怕雨泣風
愁爲甚不生猶豫被師捏過鼻頭十月爲還源本
其侍者題自真贊十一月作慰黃司李書有生死
二字能迷却天下人亦能悟却天下人所以古人
聞紅輪必定沉西去未審亡靈往那方而孝子哭
哀哀古人便悟等語以司李丁太夫人艱扶觀歸
豫章也十二月復爾赤馮居士問道書爲破山明

道生本題自真贊

五年壬申

師六十七歲四海雲從人人步道履德規繩不束而嚴其久侍籌室相與紀綱翼贊者皆叢林老成故師次衆韵有從今一日不離山肅肅雍雍雲水環之句示若愚廣雪浦琮二禪人偈作天童卽景十三首傳法偈一首答鍾海槎張元帖李仲堅周君謨四孝廉問道書爲王金如題自真贊實印禪人題出山大士贊復元公黃居士偈著據評說發難酬詰其萬有餘言以明肇公物不遷義蓋

神廟時有法師空印者惑性各任于一世之說作正量論非之自傳和尚之論出印已毀板以謝矣近復有僧道衡左祖空印作爲證語師恐大義微言卒晦于世乃著是說云

六年癸酉

師六十八歲答江似孫陳紀嘗馮爾赤陸內史寶問道書答報恩修禪師書答壽州方侍御書製文殊大士贊題童子南詢觀音贊爲萬如微木陳忞題自真贊贈同叅慧轂輪偈夏四月建通堂九楹深六十尺延袤一百四十尺于大雄寶殿之西偏

前容方軌內受千人應供與達廊半分之復遣僧三十輩航海入閩伐山市木于建甌高陽之墟聞嗣法漢月藏每提唱時喜爲穿鑿恐後學效尤有傷宗旨因其省問乃爲規誨云吾徒命貫之賁儀雖是分當亦是分外何以彼此旣忝爲佛祖兒孫惟以道契爲主豈可以勤省儀供爲事而云慢惰哉如云破殿雨林茆徑不闢亦住山之嘗分然老僧尤願吾徒爲衆當以直心直行本色本分不可私有別法加于衆是老僧之所望也而老僧于天童雖有造殿之舉蓋因天童舊僧請老僧之意無

他惟爲佛殿空虛故不得已而爲之至于成與不成亦隨緣分豈敢固必也哉又復瑞光頂目弘徹其畧云覩瑞光語比前語覺暢而中有爲慈雲舉揚正法似乎太生穿鑿徹蓋藏之嗣也爲夏通燈作曹溪源流答頌自南嶽至禹門共三十有三世焉

七年甲戌

師六十九歲春建諸寮十九楹于方丈後山之麓復于善法堂之西偏建屋一十四楹視前九楹者淺十尺修倍六十尺級高下而三授之前均後殺

正與應供之堂聯翩共列焉因居士乞壽五旬偈爲題曰夕陽西去水東流人老何曾見白頭能向個中高着眼普觀法界是同儔示靈根荷禪人偈爲本梵禪人題血書華嚴經後爲衆禪者作洞山尊貴頌爲黃檗費隱容題自真贊爲雲棲蓮大士作真贊復朝宗忍書聞藏公猶弗悛復與書曰祖師西來秉教外單傳別行一路自佛果作碧巖集大慧謂宗門一大變故特毀其板後曹洞宗人入少室無本分爲人而提唱評唱少室絕無本分衲僧出者天下共知之今吾徒提智證傳則臨濟宗

至吾徒又一大變爲講席矣且教中尚忌所知障爲智障吾徒到處提智證傳爲出人之表擬臨濟兒孫而貶剝他人者乎故老僧去夏與吾徒云當以本色本分者此也但本色本分行之在吾徒信與不信在學者寧可遵上古之規繩餓死于林下不可好熱鬧而恥辱于先聖云云時藏公執恪如故乃因書復劉孝廉中痛斥其非故有闢妄七書出焉夏雨甚時西澗湮夷無復故岸山水暴漲醫及平原師乃躬率徒役日持畚鍤築長堤首起鉢孟峰下尾屬外萬工池通計一千三百五十尺皆

用巨石壘砌秋殿材至自閩挾六舶泛鯨波浮江
塞港而入已進關過閘矣府上佐以私意糾察師
云寺明州寺耳豈爲吾修哉徑拂衣去時李侍御
追挽不可過慈谿馮憲副元颺結諫元颺要諸郵
亭力爲攀留乃率邑之士紳與侍御躬送還山上
堂說偈道人行履處幽然意不蒙檀越雖送入不
可把雲封試看紅輪日任運轉西東古今嘗顯露
錄來無定踪冬黃元公服闋補武林司李省師山
中爲上堂有選佛與選官同體不同服不以服飾
觀便見真面目之句復二馮居士問道書爲黎眉

居士製教外別傳序却杭州靈隱之請

八年乙亥

師七十歲製高峰大師真贊題三際法師真贊爲
定水禪人題自真贊爲孝廉李仲華題自真贊作
惲鍾孝廉書著辯天說爲泰西教也與藏公書萬
言有奇卽今之後錄也書誠聖恩諸子獲藏公計
音也復爲藏公答驥超祁居士書秋建天人師殿
于殿之址高百尺縱廣如故建殿九楹爲演法之
堂高六十尺廣如殿之百三十尺縱如殿之九十
九尺而殺其十建閣而藏佛菩薩之語于善法堂

西廡之右高五十六尺廣如殿之縱縱殺殿之三
十尺皆同時建立焉故師撾鼓上堂有不用材木
殿閣成現不勞斧斤法堂本彰不動舌頭只向青
天白日下要轉便轉之語蓋初秋四日也冬于朝
元寶閣之基復建護世四神王殿高深壯麗傑立
其前正與天人師殿相雄峙更於明樓疊翠間俯
善法寶藏之闕建寢堂一十三楹中五爲丈室西
五爲樓爲燕閑其三之在東者則設開山與說法
本寺者之位號而祠奉之未幾天供厨復成左達
西澗右抱九楹若迴瞻遥禮於法寶藏閣之前中

奉異僧所識之監厨使者蓋寺初嚴是相時有異
僧過見之囑曰他後當有數萬指從此君受食故
寺僧奉之猶敬虔云爲爾保程居士題自真贊製
說法堂之銘答孝廉唐祈遠問道書書復司李黃
居士偈示廷尉錢元冲是歲之冬爲師七旬降誕
之期堂衆踰三萬指僧俗男女蠅聚蟻附無地以
容其四方問候者晝夜絡繹不休而寺無恒產歲
用皆仰給十方無匱乏焉先是殿之左有古栢枯
且死至是復榮

九年丙子

樹說一
師七十一歲上元日黃司李入山省視復爲上堂
今朝正是正月半家家辦賞上元節都隨浮世恣
情歡誰省茫茫忘本確祗有居士黃元公獨入深
山無別樂不若維摩但默然互相唱和妙獨覺爲
佛音智黃清伯題自真贊示淨虛禪人法語示余
偈示侍郎沈何山演偈示孝廉唐祈遠偈送
其侍者在雪竇上峰偈與頂目弘徹書與劉孝廉
道貞書泊駁藏公語合二萬言卽今之闢妄三錄
也是歲東建左序修廊與前九楹十四楹者森然
夾殿而立西建兩司於法竇藏天供厨之間堂司

後庫司前皆廣博崇深復于護世四神王殿之右
覆屋四周通二十楹爲涅槃之居以處有疾僧伽
名曰有喜者從雲間錢廷尉士貴所命也先是廷
尉有子及冠而卒卒時數稱天童後復夢告曰我
今天童披染三年還復歸來故廷尉入山求所以
似續之者師爲勸修是堂堂成生二子故廷尉捐
貲作種種饒益事爲海內一時之冠云又自天厨
供之西循澗而北隆者屋之窪者樓之延聯至于
鉢孟峰下外復繚以周垣而寺西之地盡矣

十年丁丑

師七十二歲製先覺堂碑文復自書之又製皋亭
真歇禪師塔院興修偈有當年屋塔護全身一夕
火爇真歇了之句以院燬于火故也次韵示李警
庵四首復南嶽霜輪法師書更示以偈示覺圓敏
禪人偈爲恒證據張敬橋張通伯題自真贊爲衆
禪者作爲山水牯牛頌爲祁驥超居士書醒庵二
字更跋其後二月爲木陳忞書正覺靈光四字於
南海梵音庵舍利記贊之前搥鼓上堂舉黃檗費
隱容爲座元時容解院事歸省自閩川也三月遠
近聞傳以師將赴大瀉之請闔郡士紳偕入山中

計留爲洞如覺製傳和尚真贊示天鈞徐居士偈
題靈鑑法師真贊復嘉魚曹居士書更示以偈爲
是空表自瑞峰三禪人題自真贊爲清庵澄題自
真贊六月却弁山圓證之請七月發慰馮憲副左
遷書八月跋振伯周居士血書金剛經更示以偈
九月其侍者乞山居之顏爲書端嚴一宜四字授
之十月立朝宗忍爲西堂復瑤草馬大中丞問道
書復余周生胡彥燮二居士問道書十一月爲林
野竒朝宗忍題自真贊十二月却荆溪禹門之請
是歲建屋于寢堂之前及先覺司香之室以樓計

者十有三楹以室計者則四十有四楹以明堂計者則前後左右有五猶以伽藍祖師未有寧宇乃於殿之左右翼建堂二區而奉安之復肖三世如來相於殿中肖當來慈氏與廣陵所輦至護法天大將軍像皆礪石爲床座莊嚴妙麗莫與京者

十一年戊寅

師七十三歲道風益播無遠不屆雖下里窮荒之域身形拘礙之人莫不想望風裁而咨決心疑者師一以慈光攝受之是夏遂有復韶陽劉曰相陳明欽二居士問道書復閩漳尼寂輝問道書復五

羊葉行證袁行成二道婆問道書復內監車天祥蘇若霖問道書復鹽官朱通頂問道書復毘陵王登之王觀方問道書復秀水孫洪基徐廣密問道書春建下院于古欄路庵之前殿堂齋庫凡叢林所宜有者咸備焉三月荆溪闔邑士紳以師年膺尊高宜歸根桑梓復有法藏之請師以衰病力却之履卿戈居士乞偈以玄沙頌通意云踏翻漁艇承家業笑出蘆花月正圓地濶天長三幅紙同風千里爲誰宣師次韵爲示冬濬外萬工池師親自率衆鑿澗置堤以殺壅閼之災按天童志云裡外

兩區昔人費多工鑿成故名萬工又名雙鏡各深數十尺一道橫分澄碧可鑑上峙七塔徑緣此入先是外池壞于洪水裡尚無恙崇禎辛未忽徧生朱藻波紋爛然而密雲老人適至比殿工告成念外池湍決緣內水直瀉無旁殺其勢者乃別爲一澗引西澗水曲折出清關橋下皆輦致巨石堅築圖岸計工亦且萬云示程泰華顧德祥鮑元之三居士偈示程弘業持經法語葉行如崔明道二居士乞語薦親書偈示之

十二年己卯

師七十四歲正月修天童列祖塔奉衣孟資爲龍池傳和尚營歲祀之田善卷樂菴祖田如之爲驥超祁居士製宗門崇行錄序臺山梅庵宜新構梵宇成請額爲大書獨露堂付專使更次以偈二月遣唯一潤率諸禪復航海入閩市材集公孫居士募師小影勒石請贊自書授之二無張京兆瑞入山叅謁乞開發爲示偈云一切二邊俱坐斷本無中道可須安掀翻海嶽無人會白棒當頭爲指南四月爲古南牧雲門題自真贊復孝廉張立廉問道書丹陽湯應冠者嘗遊禪肆因自集刻相見諸

老語附狀呈師師目其說多紕繆恐誤人乃答曰
承翰刻中載貧道機語總之有無不必論如謂貧
道一棒的的清而有力則知居士未諳貧道棒頭
指處故未得如龐居士之唯吾自偶諸故見有偶
有老聃有孔丘及知斯事無止法如七層塔一層
又有一層者正居士眼華也豈不聞古云當何所
務卽不落階級請居士細思之八月寺隣徐氏之
族以師所修祖山爲已塋兆噴有煩言師徑曳杖
去按梅谿語錄答諸郡縣留行書其畧曰貧道濫
主天童法席誠非其人但旣身處此地不得不任

其責山中一切宜問况歷代祖師之塔法道有今
日者以有歷代祖師也有歷代祖師故天童斯有
今日飲水尚當知源學道人可以忘本乎然則貧
道初入天童卽當以修塔爲第一義所以遲遲至
今者於中良有不得已也一則念久弊不可頓革
一則念已於天童無絲髮之功驟舉難行之事人
必不諒一則念徐宅萬一不能以道義自持或有
煩言則貧道唯有一去如此則天童有再興之機
而某宅實敗之上臺諸檀信下陷某宅以無量罪
過非利生本願也今辛苦九年百廢麤張自揣於

諸檀相喚初心稍可無愧故設爲是舉然自知無德不足以化人又不忍坐視祖塔終於毀壞其勢亦惟有一去而已過虎林錢瑞星太史洪清遠中丞與孝廉王元建方子凡輩咸執弟子禮問道留供養郛之卒至子凡圍居浹旬會明州護法諸公挽留繼至而杭之四眾瞻禮者且日以萬數師益厭困夜發將之荆楚抵吳門問道弟子諸千如要迎爲一過鹿城以次受葉縣侯張孝廉顧宗伯齋遂得王明州圍長書且免宗伯力挽不聽前師益堅去志取道虎丘禮隆祖塔出貲囑累申方伯青

門汪方伯如石楊解元維斗爲修葺之時四方風聞師將遠去留益力於是暫還橋李作退休計一時富有力者聞之爭得師供養莫適從乃止孫集公園問道者如市語載梅溪錄中而越諸檀護使者日相望于道不得已聽還天童九月晦嗣法費隱容迎至金粟大集武原諸舊人檀越侍齋留七日十月入山故陞座有幕拈拄杖云爭如者個木土座生平不近人情之語偈示顧宗伯瑞屏集公孫居士孝廉方子凡持經法語示別駕曹茹真爲宗伯封翁書知非閣三字立林野竒爲西堂師出

凡五旬過郡五縣十六所至無僧俗男女空邑傾都甚而追隨不獲見者若干數十紳之輩舟車之勞不與焉按天童志曰己卯秋老人曳杖渡江爲修塔也其事不具論徐侍御心常凡三致書苦心備至歐陽廬陵云初匪其艱在其終之侍御之護天童可謂有始卒矣寧波慈谿餘姚諸薦紳先生或合詞或端簡或轉囑挽留不遺餘力王海道園長書一再至且託謝侍御象三致請教饑渴之懷卽裴丞相之於黃檗白侍郎之於烏窠諦信不是過焉時卓錫梅溪庵孫居士集公梓語錄以行文

司李燈巖爲之序曰有敬日月肅江河者卽有射日月詛江河者道明而聖或時可毀法著而佛或時可攻聖未來毀毀聖道愈明佛豈致攻佛法愈著云云是行也追隨杖屨則有黃大叅履素顧宗伯瑞屏張京兆二無王居士金如祁居士驥超周孝廉君謨而往返山中不避嫌怨蓋宗伯之力居多

十三年庚辰

師七十五歲春又正月再却雪竇之請先是丙子冬僧發炎凡三請師弗赴至是復以宗伯之狀來

其畧曰今春有僧靈雲同徐樊二居士從雪竇來苦乞大師住錫彼山大師如鑒其誠而許之錫疇至秋不難再渡錢塘親送大師之雪竇疇亦擬構數椽於徐鳬巖與大師之鐘鼓相聞亦浮生一愉快事也望大師決焉師力却之偈示見雲余內監爲黃介子柳昇宇襲侍者題自真贊復東魯武岷源問道書從沈給諫因仲請爲尹山隆菩薩書聖朝首表四字奉和

高廟御製賜隆菩薩詩有無影樹頭身出表不萌枝上覺花從之句蓋隆焚身顯化事詳吳中聖蹟記

內監王弘胤嚮師道化復聞師有辯天主教說慨然誓作法城衛塹且切皈依之志師爲答云來論求老僧記獲菩提老僧自不見有一人受記者果知此意卽欲逃老僧而不可得何用求耶只因人不知此所以說天說地老僧因不得已辯之非多事也夏六月見朝宗忍錄有與禪者論臨濟玄要語多違從上綱宗與書規正之萬言名判朝宗說秋九月朝宗不自悛革執恪前說如故乃親抵秣陵面鞫之十月至石頭城忍避匿不出一時諸嘗問道者如方侍御孩未張京兆二無錢太嘗元冲

趙屯田二瞻阮給諫元海咸驚喜出非意留齋三日離都還山故有復判朝宗書出焉題聖緣唐居士像示心僧趙屯田偈蘇慈引李妙允王實相三內監偈硃崖徐居士偈書答鴻寶倪太史太史與師書其畧曰元璐根器薄然讀和尚書微見鞭影一我亦有性骨只是拗耳和尚治拘應有法何不僞與之華鬘三尸蟲着身不得脫立當乞哀還望和尚終悲憐之一我者諦觀復爲太史同門友所謂太平獨往子也曾見師天童于師言句不契因自著逢渠解等書排諸方故師與辯折亦幾萬言

見直說中復木滇南白生問道書是歲山中建置告厥成功云

十四年辛巳

師七十六歲次韵答璞川曾居士偈復陳靖江木叔書更步來韵復東魯武張聯問道書四月立石奇雲爲座元製笑巖寶和尚真贊募塑初祖達磨偈五月國戚田弘遇爲承乾宮皇貴妃田氏奉旨進香資紫衣入山命陞座師爲演法奉祝

皇圖更明佛祖信衣授受之旨爲石奇雲元真德題自真贊嗣宗吳居士乞語祈嗣書偈示之八月辭

南都報恩之命先是正月二十日前軍都督府帶
俸太子太傅左都督田弘遇題奏稱南京大報恩
寺係

朝廷家佛堂

高皇

高后聖碑在焉梵剎志載有

文皇勅書始知額名報恩乃
統承大寶之後修此以報

高皇

高后之恩者近厄于劫火八十三年

祖宗孝恩勝蹟一旦委諸瓦礫臣實恫然今鄉紳士
民久欲捐修天童山七十六歲高僧圓悟大闡宗
風凡人見之無不樂施但未奉

明旨不敢擅舉仰乞

皇上俯鑒臣言勅下該管衙門奉行督理興修以祝
延

萬壽庇佑生民云云三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特賜俞允繇是國戚與都下士紳合詞敦請師
以衰邁力却弗赴九月嘗任務殷衆益繁師忌盈
滿乃因事出山僧俗遮留不止遂曳杖渡江過紹

興問道弟子祁驥超侍御祁世培要止別業爲棧絕往來以省師酬應然四方問道者日戶屢晨滿如市莫能禁也居凡四閱月爲祁德公父夷度翁母王氏題贊示惠王府王選侍法語復吳嗣宗汪元泰吳培之三居士問道書曰至詹居士乞薦先慈書法語示之輿則吳居士與師書曰承委新刻序引幾番伸紙及細玩多徧覺師言尚贊而不肖又於佛頭着糞乎三峰潭吉之狷狷可以聳好奇嗜異者之聽而不能惑正知見真善知識也師第當一嘿付之耳潭吉者藏公嗣也有爲藏公救義

之辭師復闢之故士云云師答曰於佛頭着糞不妨着着第一若慮糞汚佛頭則卽佛之一字已先汚了示報恩玉林法侄書

十五年壬午

師七十七歲明州海道宋先之特遣使迎師還山且託侍御勸駕師不得已乃親過甬水以天童囑累宋公然後別諸護法士紳徑拂衣入天台春日觀雪化示量侍者騰雪凝山連澗塞春風一拂盡成流看來幻景渾如夢忽醒江山故眼眸正月二十四日至通玄山紆路僻澗肅林寒人跡罕登涉

而學者日益親依雖任勞苦服役雜傭作加諸驅逐弗去繇是復成叢席焉二月示紹文金內監偈三月復詹曰至張太素二居士問道書爲鳳階謝居士題自真贊四月復朝宗忍書再示惠府王選侍法語五月武張聯居士乞語荐親書偈示之復台州蔣司理楚珍問道書六月初六日再却田國戚報恩之命二十四日與期生吳居士如貧道再撞到居士面前了但不能爲居士吐一字云云七月天台縣百里內居民咸見通玄峰四山變白夜有流炁如火焰耀巖谷初三日師示微疾初五日

手書復驥超祁居士初六日嗣法靈鷲石竒雲以問疾至師輦蹙曰汝忝爲一方化主奈何以我故頻頻往來騷擾諸山哉不懌者久之初七日晨興巡閱工作院務如故日午歸方丈語侍僧倦甚因登寢榻臥少頃起坐踟躕未竟奄然示寂按庚辰夏啟侍者以母老歸蜀侍養摹師像請贊師爲題云葉落歸根如子得母來時無口汝還恁否嗚呼啟歸一歲而卒卒未逾年而師亦滅夫豈偶然哉是月明州天台兩處僧俗咸欲起塔廟奉全身相持莫可決乃於龕前枚卜三之太白九月門弟子

率勤舊六十餘人執紼擁幢歸師天童塔建本寺
前山幻智庵之右隴僧俗四衆送者以萬計哀聲
震山谷更以居恒收藏髮爪建窰堵波于玲瓏巖
上峰先是青鳥家爲師覓地踏遍群峰莫知向詣
偶憇足青溪之陰忽一總角童子前笑曰汝等爲
老和尚擇地耶汝嘗任自有地何用他覓不見道
青龍脚下眠買盡世間田遂遙指烏桕樹云此下
是也果如言而得吉壤及訊之數里內曾無是童
云師凡六建法幢其陞堂語要開示小叅機緣法
語書問拈頌偈贊雜著弟子隨時抄錄總禹門通

玄黃堦金粟育王天童各有集刻傳布因編輯不
一家紛紜間出學者靡所適從而容復刪訂成十
二卷刊行其闢妄據評辯天判語諸說係本陳忞
與白山布李牙璜錄出介子黃毓祺編爲十卷與
闢救說共刊行以壽于世其支本別部如夏通燈
所集源流答頌之類則叢林學者包藏祇挾不啻
百千部散諸人間矣剃度弟子自通壽等凡三百
餘人嗣法自大瀉如學萬峰法藏東塔海明天童
通容金粟通乘寶華通忍禹門通微廣潤道忞雪
竇通雲古南通門報恩通賢通玄通奇一十二人

各各入酈垂手分化一方至于王臣國士投身鑪鞴親見指歸則大司憲王公志道侍御方公震孺居士沈求如通華王金如朝式孝廉李公燦聞人黃介子毓祺其最著者自此以還如陶祭酒石簣唐太嘗凝之徐侍御心常馮大中丞留仙大司馬鄴仙李侍御漸鴻鴻曹侍御愚公王侍御芳洲顧宗伯瑞屏王督學園長黃大叅履素祁侍御世培周侍御衷玄謝侍御象三陳侍御平若陸內史敬身劉郡丞九霞錢太嘗元冲張大司憲二無趙屯田二瞻張廣文客卿吳憲副輿則金太史正希孝廉

唐所遠周君謨鍾海槎張元帖方子凡張弘一居士蔡子穀管霞標馮爾赤祁驥超徐型塘姚通省胡行昭輩則皆恪誠諦信所謂弘護無斃者也師以海山容納之量誘掖方來凡聖一目之懷等觀大地說法不帶枝葉爲人絕諸廉纖操惡辣鉗鎚單提持向上碎莽蕩二見之窠窟剪差宗異目之稠林微犯必呵纖情不順所以士大夫中往往有聞時富貴見後貧窮者多矣况諸學子一以從上綱宗納諸海印三昧苟有差互痛與排斥昔人稱佛印元牽牛蹊人之曰而奪之牛元弗惜雖師亦

有焉力爭祖命靡愛厥身卒俾少室重光濟河復
漲三十年間風行草偃馳走天下宿衲嚮徃一世
鴻儒道滿神州名傳

紫閣愚頑知慕德率土盡欽風故過化則掃邑空都
來施則傾廩倒橐坐立之際千指圍繞顧盼之餘
蜃樓幻出雖晚年謝跡名藍投身絕壑而蠅趨蟻
附奔轅愈殷及夫慧日停輝慈雲掩彩四方聞計
如喪所生千里哭臨有同孺慕山川爲之變色通玄
變白太白況乃效靈化現童子指點古壤則皆師聖平教
澤所普被至行所感通如斯之類蓋久矣落江湖

七七